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誠意伯文集

(六)

劉基撰

何鏞編校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誠意伯文集

(六)

劉基撰

何鏗編校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文伯意誠  
冊六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撰者

劉

基

編校者

何

鏜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上海及各埠

# 誠意伯文集卷之十八

## 詩餘

河傳 江上作

江上風過水生紋。煙裏斜陽半暝。雨聲不堪客耳聞。紛紛夢魂迷斷雲。夢斷天涯歸路杳。天欲曉。殘月窺牕。小木蘭舟。蘆葦秋汀。洲藕花相伴愁。

滿庭芳 詠荷花

楊柳煙銷。梨花雲散。瑤臺別是風光。翠霞深處。誰舞白霓裳。三十六宮向曉。鳳綃擁。紅粉成行。珠簾外。風翻瑞葆。驚起紫鴛鴦。含情空悵望。衾寒鄂渚。佩冷瀟湘。怨凌波塵機。不度銀潢。只恐青娥嬌妬。相將見。葦白芹黃。淒涼也。一天墜露。明月在池塘。

玲瓏四犯 台州作

白露點珠。明河生浪。秋光看又一半。翠衾知夜永。清夢冷孤館。南樓數聲過雁。西池桂花零亂。歲序如何。江山若此。贏得鬢霜滿。傷心謾回愁眼。見蛩吟蔓草。螢度荒曠。淚隨黃葉下。事逐浮雲散。滄波袞袞東流去。問誰是。登樓王粲。菊綻籬邊。賦歸來恐晚。

江神子

霏霏輕雨弄秋光。野煙蒼。晚風揚。征雁將愁分付與寒蟬。牕外聲聲啼到曉。人不寐。夜何長。滄江波浪去茫茫。莫思量。使心傷。籬外黃花只作舊時香。歌罷歸來深對酒。今古事。總淒涼。

浪淘沙 秋感

江上晚來風。煙藹濛濛。白蘋吹盡到丹楓。流水落霞衰草外。離恨無窮。極目楚雲東。愁見歸鴻。拒霜相倚夕陽中。露重月寒芳意歇。知爲誰紅。

浪淘沙 感事

天際草離離。鴻鴈南歸。冷煙凝恨鎖斜暉。胡蝶不知身是夢。飛上寒枝。惆悵倚闌時。總是傷悲。絕憐紅葉似芳菲。清露自凋楓自落。沒個人知。

淡黃柳 台城秋夜

江城夜寂。何處吹羌笛。城上月高風淅淅。翻動林梢敗葉。一片琅玕下空碧。倦遊客。鄉關暮雲隔。謾回首。盼歸翼。想柴門流水依然在。白髮參軍。青衫司馬。休向天涯淚滴。

調笑令四首

秋雨。秋雨。窗外白楊自語。夢回月在空廊。燈影朦朧夜涼。涼夜。涼夜。露冷芙蓉花謝。沙燕沙燕。別去幾時重見。汀洲芳草纖纖。細雨微風捲簾。簾捲。簾捲。人與碧梧俱晚。白露白露。點我庭前芳樹。樹中有箇棲鴉。啼到銀蟾影斜。斜影。斜影。照見羅幃夢冷。紅樹紅樹。粧點天涯秋暮。淡煙衰草黃昏。露冷啼蜚斷魂。魂斷。魂斷。明日玉臺霜滿。

菩薩蠻 越城晚眺

西風吹散雲頭雨。斜陽卻照天邊樹。樹色蕩湖波。波光豔綺羅。征鴻何處起。點點殘霞裏。月上海門山。山河莽蒼間。

漁家傲

江上秋來惟有雨。江城九月猶炎暑。泉湧中庭苔上柱。深閉戶。莎雞露泣寒螿語。征戍誅求空軸杼。千村萬落無砧杵。玉帳悠悠閑白羽。愁正聚。亂鴉啼破樓頭鼓。

小重山

城上高樓接海椒。疎林藏不盡。欲棲鴉。回廊曲檻別人家。征鴻外。風冷夕陽斜。燈暗鼓三搗。望中煙隱。樹月籠莎。白雲如夢繞天涯。梧桐雨。和淚滴寒沙。

虞美人 有感

秋來日日煙含雨。不肯收殘暑。小桃錯認是春回。盡把枝頭紅綠向人開。白雲流水青山遠。門掩蒼苔晚。草間蜂蝶未須忙。後夜雲英和月結成霜。

喜遷鶯 殘夜

畫角斷。篆香清。斜月淡疎櫺。露寒霜冷鵲頻驚。歸夢不會成。湖上數聲沙鳥。河漢漸低木杪。起看北斗待天明。雲白日華生。

水龍吟 次韻和陳均從吹簫曲

秦臺人去無踪。空餘綠樹連天表。瑤京路遠。緱山夜永。離愁縈繞。露咽秋蟬。霜棲白鶴。月寒煙裊。想孤鸞舞罷。碧桃花盡。長是怨多歡少。夢裏駟車過處。見蒼梧九峯青小。脩篁染淚。滄江流恨。年年不了。廣莫風悲。昭華玉冷。聲沉雲杪。又扶桑日上。靡萍光散。蓬池春曉。

水龍吟

雞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劉表。啼鴉迸淚。落花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星沉煙水。角聲清裊。問登樓王粲。鏡中白髮。今宵又添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髻螺低小。幾回好夢。隨風歸去。被渠遮了。寶瑟絃儼。玉笙簧冷。冥鴻天杪。但侵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

浣溪沙

處州葉叔安溪南草堂

細草垂楊村巷幽。白沙素石引溪流。青苔磯上有扁舟。門外好山開罨畫。屋頭新月學簾鉤。窻風一榻似清秋。

長相思

晚興

晚風清。晚雲輕。雨意將成又不成。斷根天際明。舊恨盈。新恨生。立到樓頭河漢傾。無人知此情。

踏莎行

瓶水知秋。池荷怨晚。有人樓上吹清管。月明夜寂卻堪聽。可憐剛被風驚斷。楚澤吟悲。槐根夢短。江山處處傷愁眼。欲憑青鳥寄殷勤。波濤無地蓬萊遠。

江神子

西風吹樹簾涼初。露如珠。月如梳。鴻雁無情，不帶半行書。謾倚闌干成小立，人老也，倩誰扶。中庭梧葉待霜疎。有棲鳥，夜相呼。門外一池寒水，落芙蓉。爲問閑愁，還幾許多似草，不勝鋤。

### 青杏兒

獨自倚闌干。西風起，玉宇清寒。夜深月轉長河曲，踈螢度竹，啼螿依草，涼露溥溥。莫把素琴彈，冰弦上，商冷宮殘。萬牛不挽東流水，悠悠碧落，茫茫雲海，疊疊憂端。

### 摸魚兒

傷春

問春光，尙餘幾許，傷心前夜風雨。天桃豔杏，都吹盡，蘭蕙變成荒楚。春欲去，但渺渺青煙白水，迷津渚。多情杜宇，有恨血滋宵，哀音破曉，千叫一延佇。蓬萊路，還是鯨濤間阻，神仙縹緲何處。瓊樓玉殿深留景，不見下方塵土。誰最苦，暝色滯，雙飛燕子歸無主。那堪訴與，又暗壁殘燈，重門轉漏，嗚咽夢中語。

### 虞美人

桃花半折臘脂蔬。鶯語東風裏，坐來籬日轉牆陰。時見黃蜂帶粉出花心。長煙不散萋萋草，人與春俱老。知人老去願春遲，無奈滿庭風絮，促春歸。

### 沁園春

白芷生香，綠萍抽葉，還是清明。有殘絲絆雨，危芳怯露，梨雲困蝶，絮雪迷鶯。髮短心長，時殊事異，視物如何不動情。愁來也，怕東風無賴，鷓鴣先鳴。莫思身外虛名。綿綿荒田草樹平。任龍蛇歌怨，桑榆煙盡，山枯石死，畢竟何成。富貴浮雲，窮通定命，守分安常百慮輕。和誰說，又鴉棲高柳，月照層城。



惜分飛

蝶醉蜂迷鶯不語。門掩一庭花雨。春事無多許。野雲江樹誰爲主。縱有垂楊千萬縷。難綰教春莫去。愁到傷心處。數聲杜宇青山暮。

沁園春 和鄭德章暮春感懷呈石末元帥

萬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鄉。柰狐狸夜嘯。腥風滿地。蛟螭晝舞。平陸成江。中澤號鴻。苞荊集鵠。輿蓋平生鐵石腸。凭闌看。但雲霓明滅。煙草蒼茫。不須踽踽涼涼。蓋世功名百戰場。笑楊雄寂寞。劉伶沈湎。稽生縱誕。賀老清狂。江左夷吾。關中宰相。濟弱扶傾計甚長。桑榆外。有輕陰乍起。未是斜陽。

憶秦娥 次石末公韻

陽春月。蜂喧蝶競芳菲節。芳菲節。風狂雨橫。魂消心折。鳳凰臺上簫聲絕。長洲苑裏光陰別。有人愁歎。淚珠成血。

驀山溪 晚春

清明過了。簾幙餘寒淺。芳樹不勝風。任流水。飄紅去遠。煙昏雨暝。天襯海雲低。鸞意懶。蝶魂銷。花盡成秋苑。遊絲落絮。特地相縈絆。無計網春暉。漫贏得。遮人望眼。登高凝睇。欲寄一封書。鴻路阻。豹關深。日暮空腸斷。

山迢遞。夢魂飛越。

念奴嬌 詠蛙

池塘過雨。有許多蛙。爲誰彊聒。乍寂還喧。如聚訟。觀縷宮商爭發。嘔啞蠻歌。兜離髀唱。頰齒相敲。豈可  
人幽夢。驚回天水空闊。最好白石清泉。被渠翻倒。作蹄涔丘垤。蚯蚓螻蛄無智識。相趁草根嘈噴。坐井  
持頤。當車怒目。幾欲吞明月。子陽安在。至今莫辨優劣。

八聲甘州 詠蛙

問青蛙。有底不平鳴。真个爲公私。向污泥曳足。蹄涔接腋。缺甃持頤。斷續儀同歌吹。羹沸綠萍池。鐘鼓難  
成響。而況墳篋。曾記江湖煙雨。被枕邊。譁噪刺耳如錐。擁輕衾孤坐。愁到曉雞時。道巴援聲聲是淚。細  
看來。不似此聲悲。應知得。灑灰著令。千載無疑。

倦尋芳慢 詠雨

翠霞暎日。柱礎生雲。衣袂先冷。石燕飛時。天與亂山俱暝。稍見如絲。隨風細。漸看密灑滄江迥。倚闌干。恁  
昏昏過了。清和光景。小樓外。榴花間竹。可恨紅英。飄墜苔徑。霧罩陽臺。悽惻夢魂難醒。階下決明憂爛  
死。草根得意。惟蛙黽。正蕭條。又沉沉。戍鼓夜涼人靜。

渡江雲 初夏卽景

麥秋晨氣潤。嫩涼院落。細雨乍晴時。定巢新燕子。睡起雕梁。對立整烏衣。庭空晝寂。但盡日。簾幙低垂。歸  
去來。不堪重賦。兩鬢漫成絲。傷悲。斜陽難繫。逝水無回。想佳期應未。愁正濃。如何消遣。惟有心知。瑤琴

調苦弦先絕。任冷落。玉軫金徽。凝望處。啼鴉飛上高枝。

阮郎歸

曉寒楊柳綠如濡。園林新雨餘。紫苔成暈上階除。日高庭院虛。官況懶。世情疎。斷腸芳歲徂。暮雲不見北飛魚。路遙難寄書。

蘇幕遮

次韻和劉宗保

日斜時。山盡處。綠水朱霞。隱映雲間樹。鴻鵠冥冥烏鵲暮。海闊天高。翼短迷征路。路多岐。情沒緒。想極生悲。欲語難成句。忽憶登樓懷士賦。愁着心頭。淚落如零雨。

八六子

晚思

到黃昏。悄無情緒。淒涼又掩重門。盼草際殘陽易盡。雲中征鴈難憑。漫勞夢魂。淵明三徑猶存。白鶴不歸華表。烏鴉自滿荒村。念過眼芳菲。總埋泥土。縱然回首。可堪凝睇。傷心處處。蓬蒿廢井。時時煙雨。啼援更何言。蒼苔漸深淚痕。

攤破浣溪沙

次劉宗保韻

燕子巢成倦不飛。綠陰鳴蜩靜頻嘶。拄杖獨穿芳草徑。立多時。池面紫錢荷點點。枝頭青彈杏離離。更愛葵花紅粉豔。似崔徽。

江神子

同前

沅湘煙雨夏生寒。怕江干。有離魂。蕙圃蘅蘭。蕪穢有誰看。愁絕洞庭雙帝子。風颯颯。珮珊珊。鈞天虎豹

守重關。隔人間。寄音難。腸斷春光正美，卻凋殘。聞說桃源今不見，何處好，把漁竿。

燭影搖紅 重五

筠粉初銷。海榴花外，絲絲雨。青槐綠柳，又新蟬。淒咽黃鸝語。煙草蒼茫何處。想當年三閭故楚。蕙蘭蕭艾，蘅蕙蓬蒿，葦蕪無數。細葛香羅，有人衣袂隨風舉。游鼻不作太官羹。玉燕空雕虎。永晝庭陰自午。一時閒愁情萬緒。寸腸柔脆。未了傷今，那堪懷古。

生查子

槐雲蟬墜鬢。柳露酣啼眼。深院有佳人，坐惜芳菲晚。素手理瑤琴，曲罷空長歎。佇立望青霄，愁永青霄短。

長相思

山悠悠。水悠悠。水遠山長處處愁。那堪獨倚樓。憶歸休。怎歸休。細雨微風冷似秋。綠陰啼粟留。

驀山溪 詠螢

晚晴池館。月淡煙籠水。草際卻熺微。漸游揚。隨風四起。拂雲穿霧。搖亂玉繩光。高又下。滅還明。點綴林梢。蘂。漢宮遙夜。鏡影深羅綺。莫近繡簾飛。滿階苔。無人有淚。蓬牕凄冷。留取照章編。天祿閣。校書時。藜杖清暉似。

滿江紅 次韵和石末元帥

華表孤雲，還應是當初相識。回望處，煙塵滿地，燕鴻南北。過眼浮榮胡蝶夢，縈身薄宦猩猩屐。笑村童不認主人翁，呼爲客。鯨鯢起，滄溟坼。藩籬外，生仇敵。悵高門廣廈，鹿場麋跡。大澤猶纏蛇豕氣，陽烏未放。

乾坤白。細看來。還自有青山。長如昔。

阮郎歸 題畫扇

白蘋風起夕陽微。小舟衝浪歸。江潮卻落釣魚磯。天寒紅葉飛。彭澤菊。首陽薇。不知今是非。山林朝市事相違。紫芝彊肉肥。

怨王孫

漏悄人靜。星稀雲淡。煙柳成眠。露蓮半頷。何處月色飛來。滿樓臺。微風入袂仍吹領。愁都醒。好个清涼境。紅塵自迥。河漢應有仙槎待還家。

鷓鴣天 題梅花圖

玉骨冰肌。萼綠華。騎龍飛下太清家。衣飄碧落星芒動。珮拂玄冥月影斜。江水闊。嶺雲奢。香魂散作歲寒葩。畫圖驚見春風面。陡覺精神冷不邪。

醉花陰 夏日

溽暑炊人肌骨軟。夢繞南柯遠。驚起卻依然。碧樹連天。風雨溪山晚。人閑已自成疎懶。事往誰能挽。去紫芝翁。白石清泉。日夜青苔滿。

滿庭芳 二月十一日壽石末公

嶽氣鍾嵩。星精降昴。五雲光暎麟書。綠明紅媚。風暖日長初。金翻斜開洞府。羣仙擁。翠佩瓊裾。收拾盡。乾坤清淑。爲瑞在扶輿。文韜兼武略。南陽諸葛。東海穰苴。有貔虎龍蛇。深護儲胥。制勝不妨談笑。鶯聲裏。

旗影徐徐行看取。非熊應兆。沙路輾高車。

### 醉花陰

樓外斜陽低半樹。雖好難留住。樹裏有鳴蟬。似訴中情。哽咽風前語。碧雲不見蓬萊路。青鳥今何處。莫更倚闌干。愁上心頭。無計推他去。

### 如夢令

題畫

草際斜陽紅委。林表晴嵐綠靡。何許一漁舟。搖動半江秋水。風起。風起。擢入白蘋花裏。

### 南鄉子

八詠樓作

鳴雨過庭除。病骨崢嶸不自扶。強倚闌干成小立。蕭疎。立困依然作宰予。驚覺失華胥。樓外青山落照餘。誰似莊周能化蝶。蘧蘧。心上閑愁一點無。

### 踏莎行

冷雨籠晨。淒風催晚。杜鵑哀怨黃鶯懶。蛛絲柳絮總輕狂。可憐春去無人管。碧草連天。青山遮眼。側身四望腸千斷。愁如溪水暫時平。雨聲一夜依然滿。

### 摸魚兒

金陵秋夜

正淒涼。月明孤館。那堪征鴈嘹唳。不知衰鬢能多少。還共柳絲同躑。朱戶閉。有瑟瑟蕭蕭。落葉鳴莎砌。斷魂不繫。又何必殷勤。啼螿絡緯。相伴夜迢遞。樵漁事。天也和人較計。虛名枉誤身世。流年滾滾長江逝。回首碧雲無際。空引睇。但滿眼芙蓉黃菊。傷心麗。風吹露洗。寂寞舊南朝。憑闌懷古。零淚在衣袂。

點絳脣

雲淡秋霄。夜寒月過軒窻。雁聲相應。人語長廊靜。欲寄離情。夢短天涯永。休臨鏡。舞鸞孤影。怕見菱花冷。

眼兒媚

煙草萋萋小樓西。雲壓鴈聲低。兩行疎柳，一絲殘照，數點鴉棲。春山碧樹秋重綠。人在武陵溪。無情明月。有情歸夢，同到幽閨。

更漏子 詠雁

塞門雲。湘浦樹。畢竟故鄉何處。楓葉渚。蓼花磯。水深增繳稀。蓬萊闕。扶桑島。極目茫茫煙草。蘆荻老。稻梁空。月明江上風。

怨王孫

翠被夜冷。碧梧風勁。蛩語將闌。鴉棲不定。開戶月在枝頭。恰如鉤。煙波縹緲瑤臺路。人何處。黃葉連天雨。夢魂此際。繞盡越水吳山。白雲間。

謁金門

風嫋嫋。吹綠一庭秋草。天際夕陽無限好。斷腸芳樹老。塵世茫茫難料。有酒便須傾倒。落葉滿階從不掃。醒來新月皎。

窗外羣蛙久不鳴。夜來忽聽滿池聲。客心且喜逢冬暖。天意猶當放晚晴。塵勞事。莫關情。清風皓月共忘形。天桃應妬芙蓉色。故發鮮花照眼明。

蕙山溪

簷鈴風過。昵昵閨中語。月上海東峯。冷光浸。澄清玉宇。幽人此際。輕步繞回廊。蛙鳴沼。鴉翻樹。露滴松梢雨。蘆花粗老也。學楊花絮。袞袞趁流塵。半沾泥。半飄陌路。不須看覷。且自買芳尊。巴渝曲。婆娑舞。醉飲朝還暮。

長相思

霜華清。月華清。清逼衾裯冷似冰。那堪砧杵聲。雞已鳴。鐘又鳴。天若於人還有情。如何不肯明。

長相思

鴈南歸。人未歸。寒信先來家信遲。容顏只鏡知。曉風微。曉星稀。正是愁闌欲睡時。隣雞莫要啼。

臨江仙

予在江西時與李燿以莊善。以莊嘗賦詩有曰。淚如霜後葉。撼撼下庭柯。鄭君希道深愛賞之。今鄭君已卒。以莊與予別亦二十年。夢中相見道舊好。覺而憶其人。不知今存與亡。因記其詩。屬爲詞以寫其悲焉。

街鼓無聲更漏咽。不知殘夜如何。玉繩歷落耿銀河。鵲驚穿暗樹。露墜滴寒莎。夢裏相逢還共說。五湖煙水漁簑。鏡中綠髮漸無多。淚如霜後葉。撼撼下庭柯。



憶秦娥

風淅淅。月明何處吹長笛。吹長笛。拂雲來鴈。連天蘆荻。繁華過眼成今昔。滄波浩渺空潮汐。空潮汐。煙衰草六朝陳迹。

蘇幕遮

白雲山。紅葉樹。閱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事夕陽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阮公途。楊子路。九折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箏。夜夜歌樓曙。

蝶戀花

蔣山寺十月桃花

度朔移來天上種。絳蕊丹跗。王母親曾弄。青女素娥爲侍從。嬋娟獨擅三千寵。回首歡娛誰與共。荒草殘煙。冷落秦源洞。闌苑風高迷彩鳳。斷魂飛入韓憑夢。

過秦樓

暖日蒸紅。濃煙烘黛。又過一年春半。鸞啼鏡掩。桂老蟾孤。芳草爲誰如剪。何處燕子飛來。入幕穿簾。似曾相見。問前朝。王謝風流安在。雪消水泮。還記得翠幄籠花。瓊闌搭柳。鳴佩響和清管。圓光易缺。急景難追。回首夢迷天遠。綠蔣青蘋。是他玉樹亭臺。金蓮宮苑。且高歌對酒。趁取韶華未晚。

踏莎行

雨過山明。煙生川媚。佳人初把羅衫試。玉驄嘶入柳陰中。濛濛淡日蒸花氣。簾幕低垂。闌干獨倚。一池春浪魚鱗起。暮寒寂寞掩重門。怕人問道歸期未。

隔浦蓮

朱簾不捲畫雨。弱柳愁千縷。事與孤鴻去。空相憶。同誰語。雲水迷翠羽。人何許。玉佩沉湘浦。悄凝竚。春風到處。白蘋香滿洲渚。淚篋自老。目盡野田平楚。未用天涯悵間阻。回顧斜陽猶在高樹。

生查子 惜花

東風爲愛花。着意吹原野。穠豔正堪憐。何忍輕吹謝。悶損玉樓人。獨立花枝下。微睇歛雙蛾。紅淚和花灑。

江神子

春晴楊柳鬱金絲。有黃鸝。在高枝。正是佳人無語倚闌時。不理雲鬢尋斷夢。消瘦損。雪膚肌。海棠飄玉燕交飛。草芳菲。水淪漪。怕見輕蜂小尾撲香歸。滿鏡容顏憑酒染。還慘淡。對斜暉。

滿江紅

風淡寒輕。又還是清明時節。幾處處。莓苔鋪繡。碎紅堆纈。滿樹綠陰堪止渴。漫山黃霧松花發。背畫闌。獨立檢韶華。聞啼鴉。懷往事。空淒切。思不斷。腸千結。想繁華一瞬。夕陽明滅。玄武湖邊楊柳月。雞鳴埭上棠梨雪。到如今何處覓遺踪。泉聲咽。

江神子

絲絲纖雨織黃昏。掩衡門。黯消魂。贏得滿頭華髮照乾坤。天上神仙三島外。空虎豹。守重關。河林落日隱崑崙。望中原。杳漫漫。白葦青蒿無處着啼猿。鳳去不來簫管咽。心裏事。共誰論。

長相思

桃花開。李花開。小白長紅。越女腮。春風巧剪裁。蜂徘徊。蝶徘徊。飲遍清香未肯回。莫教飄綠苔。

憶王孫十二首 集句

花明柳暗繞天愁。趙女乘春上畫樓。樓上黃昏欲望休。月如鉤。檻外長江空自流。  
亂山凝黛色高低。江雨霏霏江草齊。三戶無人自鳥啼。綠楊堤。笑殺山翁醉似泥。  
遠書歸夢兩悠悠。閑倚南窗盡日愁。手捲蝦須上玉鉤。淚難收。紅葉相隨何處流。  
盧家少婦鬱金堂。日日春光鬪日光。勾引花枝笑凭牆。暎垂楊。不是愁人亦斷腸。  
當時我醉美人家。肯信流年鬢有華。海燕西飛白日斜。對殘花。莫怨春風當自嗟。  
情愁無意整花鈿。萬事傷心在目前。錦瑟無端五十絃。月明天。繡被焚香獨自眠。  
濕雲如夢雨如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一片花飛減卻春。勸行人。莫向天涯金繞身。  
郎心如妾妾如郎。一度相思一斷腸。塵滿金爐不炷香。向斜陽。離恨空隨江水長。  
爲誰零落爲誰開。小白長紅越女腮。漸老逢春能幾迴。看花回。一日須傾三百杯。  
水紋如縠燕差池。斜日悠揚在柳絲。故國平居有所思。倚闌時。卻是同袍不得知。  
鬱金蘇合及都梁。不是金爐舊日香。懶對菱花暈曉粧。細思量。欲話因緣恐斷腸。  
滿庭芳草易黃昏。摘索花枝料峭寒。坐見新池落舊痕。憶王孫。深院無人獨倚門。

浣溪沙 集句

花壓闌干春晝長。碧樓紅樹倚斜陽。入門惟覺一庭香。絕壁過雲開錦繡。水絲彈月夢清涼。鸞歌鳳舞

斷人腸。

浣溪沙 集句

沙渚煙銷翠羽空。楚歌重疊怨蘭叢。樹頭樹底覓殘紅。三百年間同曉夢。幾家臺榭鳳城東。露桃猶自笑春風。

青玉案 春思

昨朝出日今朝雨。望不見。愁來路。徑滑泥深妨縱步。美人何處。花謝誰爲主。離絃不繫鳴箏柱。但滿眼。相思淚如縷。關塞迢迢音信阻。千重雲水。萬重煙樹。心逐征鴻去。

長相思

煙茫茫。草茫茫。人去人來來去忙。滄江空夕陽。鳧飛翔。鴈飛翔。天路冥冥川路長。月明蘆葦涼。

生查子 集句

他鄉別故人。拭淚攀楊柳。此物最相思。皎皎當窻牖。留取作秋香。出入君懷袖。萬里故園心。天地同長久。

生查子 集句

青山欲暮時。暝色生寒樹。不那客愁多。復送王孫去。澗戶寂無人。暗谷疑風雨。耿耿夜何長。月落聞津鼓。

生查子 集句

閒簾滿地花。風起春城暮。悲妾似花身。暫向花間語。落葉不歸林。驚鳥從橫去。獨立傍銀床。點點回塘雨。

生查子 集句

春風能幾時。柳色看猶淺。胡蝶夢中飛。跡與孤雲遠。明月照花枝。入夜愁難遣。形影自相憐。不及銜泥燕。

生查子 集句

新年舊燕歸。似與羈魂語。不見帳中人。空見相思樹。水上覓紅雲。片片隨風去。薄暮欲如何。背泣西窻雨。

生查子 集句

思君君未歸。向夕千愁起。兩淚忽成行。滴滴空階裏。垂柳覆金堤。蕙草生閑地。少壯莫輕年。白日如流水。

生查子 集句

愁多夢不成。坐對銀釭曉。輕袖拂花粧。驚起雙棲鳥。出戶獨彷徨。煙裏看鴻小。日下四山陰。轉轉傷懷抱。

浣溪沙 卽景

語燕鳴鳩白晝長。黃蜂紫蝶草花香。滄江依舊繞斜陽。泛水浮萍隨處滿。舞風輕絮霎時狂。清和院宇

麥秋涼。

青門引 晚春

數點松梢雨。還被晚風吹住。兔葵燕麥幾家春。殘花斷柳。難記舊游處。斜陽滿日空凝竚。鬢影三千縷。

是他枝上。蜂蝶紛紛。帶取韶華去。

漁父詞五首

采石磯頭煮酒香。長干橋畔柳陰涼。歌歛乃。濯滄浪。來往煙波送夕陽。白鷺洲邊好月明。賞心亭下暮潮平。紅米飯。紫蓴羹。自是無愁過一生。

江花江草兩悠悠。隨意東西懶。卽休黃犬恨綠珠。愁定應不上釣魚舟。  
釣得鱸魚不賣錢。羹甌引滿看青天。芳樹下夕陽邊。睡覺蘆花雪滿船。  
朝辭蓼渚暮蘆汀。自有沙鷗伴醉醒。塵世裏一浮萍。不着羊裘動客星。

賀新郎 愁思

碧秀天涯草。怨王孫。雕輪去遠。玉驄嘶老。風雨餘春無尋處。絮亂花飛夢杳。斷魂與行雲縈繞。赤水珠沉迷象罔。暗塵深不見長安道。今夜月爲誰好。他鄉事事傷懷抱。更那堪。荒煙暝靄。晚虹斜照。千里關山勞回首。苔徑殘紅未掃。又恐怕。梧桐秋早。王母宮中青鳥使。想歸來已近蓬萊島。竹葉酒且傾倒。

如夢令

鶯啄垂圓黃透。蜂抱碎芳紅皺。睡起北窻風。濃綠滿庭如酒。回首。回首。想見那人消瘦。

眼兒媚

芳草簾櫳夕。陽紅鶯語綠陰中。王孫何處。碧雲千里。青鳥無蹤。玉笙吹落天邊月。離恨滿西風。忍將清淚。化爲零雨。滴在蘭叢。

虞美人

紅榴花下宜芳草。色與人俱好。佳人重色愛新花。只恐東風漸急夕陽斜。豈知浮豔難長久。看見花枝瘦。瑣牕晨啓怨花空。不覺玉顏憔悴減春紅。

玉漏遲 初夏

海榴花似火。看看又見麥秋時候。枝上鳴蜩。斷續一庭金奏。翠沼風漪未定。看葉底、明珠圓溜。苔徑黝。蝦須掛處。有人消瘦。緬想那日歡娛。是鴻鴈來初。芙蓉開後。蔓草青蕪。但覺暗愁依舊。欲把相思寄與。霧煙慘。不堪回首。凝望久。寒鴉自啼疎柳。

踏莎行

破暖輕風。做寒細雨。冥冥飛過空江去。客中無物可消愁。綠陰滿院黃鶯語。琴斷朱絃。香銷翠縷。連天碧草人何處。欲乘斜日望長安。傷心煙浪迷南浦。

菩薩蠻七首 集句

洞房昨夜秋風起。江清露白芙蓉死。豈是遠行時。與君生別離。千山鳥飛絕。遙想彌年月。思婦夜鳴砧。君聽空外音。

東風吹綠瀛洲草。去年人到今年老。老去願春遲。凋傷感所思。攀枝長太息。倚樹疑無力。正是憶山時。愁容鏡獨知。

文牋繡戶垂羅幙。江南綠水通朱閣。花髻玉瓏璁。單衫杏子紅。高樓悲獨守。日色濃於酒。不敢怨春風。屏幃向月空。

珠簾暮捲西山雨。離魂不散煙郊樹。暝色赴春愁。行藏獨倚樓。玉繩迴斷絕。臥見雲間月。悄悄夜寒生。月高風滿城。

東流江水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見少別離多。浮生能幾何。梧桐相待老。常恐秋風早。萬恨在蛾眉。

傍人那得知

東邊日出西邊雨。孤帆夜發瀟湘渚。雨浪細無聲。煙斜月轉明。清猿不可聽。楓落吳江冷。更欲向芳洲。水深難急流。

孤雲目斷蒼梧野。無邊落木蕭蕭下。茲歲已蹉跎。其如芳草何。玉階生白露。病骨傷幽素。夢好更尋難。相思錦帳寒。

浣溪沙

卽景

雲壓斜暉照樹黃。風生水榭綠陰涼。渴蛙得雨鬧池塘。紅焰射人榴火炫。青絲牽地柳條長。捲簾明月滿迴廊。

菩薩蠻

集句贈野人

林中獨酌鄰家酒。門前學種先生柳。灌木自悲吟。風泉清道心。獨行潭底影。蟬噪林逾靜。渡口欲黃昏。殘陽歸掩門。

浣溪沙

布谷催耕最可憐。聲聲只在綠楊邊。夕陽江上雨餘天。滿地蓬蒿無舊陌。幾家桑柘有新煙。戰場開盡是何年。

卜筮子

春去蝶先知。花落蜂難綴。草綠庭空不見人。愁共天無際。鑿沼種荷看。水淺荷錢細。惟有青苔最可憐。



欲上人衣袂。

金縷子

五月五日作

雲淡風微。江雨欲來還去。倚闌干。鬢霜千縷。白水青蕪。是征鴻歸處。望盡天涯。夕陽猶在深深樹。艾葉榴花。又上阿誰門戶。悄空梁。燕雛自語。王謝亭臺。杳不知何許。獨立蒼茫。亂鴉啼。滿城鐘鼓。

梁州令

雨過羣山翠。楊柳含煙如醉。畫簷雙燕引雛飛。風動榴花。點點猩紅碎。對花莫把闌干倚。心頓難爲理。夕陽江上。滿眼清波。總是愁人淚。

最高樓

今宵月。還照別離愁。愁上最高樓。九霄無路青冥闊。玉京風露冷於秋。寶刀裁不斷。水東流。誰知道黃梁炊未熟。早過了洞天三十六。塵土事。幾時休。廣寒桂樹清香好。圓光恰滿又成鉤。笑階前。萱草浪語忘憂。

花犯 秋夜

夜何其。星移漏轉。涼蟾照無睡。寶箏絃斷。金鴈與青釭。相對憔悴。塞鴻過盡人千里。餘香怨繡被。但滿眼。碧雲紅樹。闌干空自倚。階前暗蛩最殷勤。悽悽似向我。說他情意。莎露冷。相將到曉霜開盡。惟應有。素娥未老。曾幾見。桑田成海水。任浪語愁來堪遣。君看明鏡裏。

西江月

紅葉無風自落。黃花過雨猶香。床頭塵甕恥空觴。添了愁城萬丈。閱世身如萍梗。懷人夢繞瀟湘。應知此恨不尋常。豈在眉間目上。

卜筮子 詠雨

撼撼度蓮池。漠漠昏松隴。卻過西園拂紫塵。柳媚花矜寵。泥潤燕衣沾。粉膩蜂須重。極目滄江不見人。波浪兼天湧。

蝶戀花

春夢岑岑呼不起。草綠庭空。日抱嬌鶯睡。暖吹飄香三萬里。殘絲骨斷天沉水。寶瑟絃僵誰復理。梅子青青。苦在心兒裏。滿徑蒼苔花糝地。杜鵑口血闌中淚。

摸魚兒 晚春

悄寒生。沉沉院宇。不知春在何處。逢春漸老能多少。惟有暗愁無數。春又暮。但碧草和煙。綠葉漫飛絮。盡梁燕語。還是舊音聲。烏衣巷陌。轉盼幾今古。天涯路。流水青山如故。離魂長在郊樹。夜深月暗蒼梧遠。化作杜鵑歸去。人不見。桃花自落空階上。東風未許。吹夢過藍橋。關河滿目。波浪渺南浦。

玉樓春

春來觸處花成綺。春去可憐花委地。催耕布穀彊知時。去國杜鵑空有淚。雙魚不見人千里。落絮牽愁和夢起。芭蕉多事惹東風。故作雨聲驚客耳。

惜餘春慢 詠子規

隴水沉沙。巴猿咽雨。淚盡瀟湘竹死。多情怨魄。何處飛來。聲在萬重雲裏。腸斷行吟。放臣去國。佳人地遙。天邇。悄空山。月冷風清。惟見野棠如綺。記向日瓊戶珠簾。櫻唇簧舌。吹商呵徵。朱顏尙在。十二闌干回首。不堪重倚。滄海桑田。有時海若未枯。愁應無已。到明朝。贏得浮花滿樹。錦般霞碎。

金人捧露盤

水如藍。山如黛。草如絲。正去年雙燕來時。衡門晝掩。日長惟有睡相宜。午風吹破。北窻夢。簷影參差。李花開。梅花謝。榴花放。杏花稀。枉教人兩鬢霜垂。憑闌竚立。空將愁眼盼斜暉。斷雲迢遞。趁征鴈。直到天涯。

水調歌頭

雨過百花盡。綠葉自成帷。翛然驚破殘夢。何許一黃鸝。獨上高樓凝望。不見陽春去處。惟見草離離。且喜畫梁燕。還傍舊巢歸。理紈扇。清竹簟。試單衣。莫思身外閑事。有酒便須揮。螻蟻王侯同盡。何用名標竹帛。留與後人疑。坐久暮天碧。月在綠楊枝。

玉樓春

江城雨熟黃梅後。樓閣清高虛永晝。階前夕露寶珠呈。葉底夜蟬金石奏。蒼苔不受殘紅覆。市徑沿牆欺組綬。老來於物總忘情。漫爲青山開北牖。

歸朝歡

紫燕成雛辭舊宇。紅日滿庭雞唱午。披襟起迥北窻風。綠楊葉底聞鶯語。故人音信阻。白蘋吹盡滄江雨。倚闌干。悠然獨笑。暝色下平楚。浮生百歲真羈旅。富貴繁華萍梗聚。重瞳隆準等丘墟。紫髯桑蓋俱塵

土坐來天欲暮。烏鴉立遍城頭樹。看雲頭。金盤湧出。身在廣寒府。

傳言玉女詠蝶

爲問韓憑。何事化爲胡蝶。妬風羞雨。一身輕似葉。園苑晝未。麗日晴煙相接。舞回柳眼。拍翻花燄。帶粉  
迷香。困酣猶自未愜。錦雲深處。更愁濃露浥。何況素秋枝上。曉霜披鬢。祇應無奈。翠銷紅厭。

好事近

雨過卻斜陽。虹外遠山猶濕。獨據槁梧高坐。待北窻風入。可人嘉樹有清陰。蟬噪一何急。倦暑盼秋來。又恐芳時輕戢。

虞美人

東風過了。南風起。節去如流水。日長門掩燕交加。可惜紅萼落盡雨中花。人閑只願花長好。花謝人催老。老來空有愛花心。無奈斜陽不爲駐光陰。

訴衷情

相思日日上高樓。還是去年秋。無情梁上雙燕。棄我忽如讐。蟲嘖嘖。葉颼颼。夜悠悠。闌干謾倚。塞北江南。何地無愁。

御街行

秋夕

梧桐滴露鳴金井。夜耿耿。如年永。月明棲鳥數移柯。有似佳期不定。華年迅速。碧霄迢遞。別恨空心領。青鸞怕見單棲影。任網遍盤龍鏡。盈盈一水隔雙星。腸斷羽迷鱗暝。消愁憑酒。惟應無奈。酒與愁同醒。

浣溪沙 槿花

可恠西園木槿花。強將孤豔鬪輕霞。不知門外夕陽斜。應有斷魂隨蛺蝶。豈無悠恨寄寒鴉。那堪橫被綠苔遮。

玉漏遲 詠鷹

渺長空萬里。西風動地。鴈來無數。早發榆關。暮入楚江煙雨。逝水浮花去遠。但滿眼黃蘆飛絮。腸斷處。雲深夢澤。月寒湘浦。樓上有个佳人。悶倚遍闌干。翠眉雙聚。淚濕鴉鬢。化成素絲千縷。一望一回惆悵。又燈暗。網蟲垂戶。天路阻。誰知此情愁苦。

滿庭芳 重九

雨歇涼生。天高氣爽。又是一歲重陽。鴈聲來處。雲白草茫茫。黃菊知人無酒。也不惜。槭死幽芳。龍山上。西風暝靄。落日下牛羊。登樓何限興。一齊分付。絡緯寒螿。把古今閑事。莫更思量。坐到銀河案戶。城角盡。月轉空墻。凝眸久。驚烏蜚起。零露濕衣裳。

花心動

墻下紅葵。向斜陽。猶開那時顏色。半捲繡簾。獨倚雕闌。淚眼爲誰長滴。九疑煙霧連蓬島。蜚魚去。渾無蹤跡。舊游處。空餘滿地綠苔堆積。百歲真如過客。待落盡重榮。不知何夕。鏡掩素塵。香歇羅衣。此恨怎生消得。夜涼月轉梧桐影。青燈共。踈螢寥寂。正憔悴。饑蟲又啼暗壁。

小重山 詠月

始暎西軒似玉鈎。想應容不得一些愁。娟娟斜倚鳳凰樓。窺朱戶。應自半含羞。今夜正悠悠。玉池金岸。總是瀛州。人間天上一般秋。銀潢水。何事獨西流。

一剪梅

機杼無聲絡緯多。天淨雲收。月在銀河。相思迢遞隔關山。雁短人遙可奈何。身世悠悠似逝波。夢裏嗟咨。鏡裏婆娑。欲回西日掛扶桑。惆悵陽公不解揮戈。

南柯子 詠薔花

汀苕青絲盡。江蓮白羽空。翠蕤丹粟炫芳叢。總把秋光管領屬西風。豔敵秦川錦。鮮欺楚岸楓。鯉魚卻下水仙宮。肯放斜陽更向若華東。

如夢令

昨夜五更風雨。吹盡一汀紅樹。曠野寂無人。漠漠淡煙荒楚。日暮。日暮。誰與暝鴉爲主。

六么令 詠露

淡雲收盡。月在蒼龍角。霏霏似煙非霧。空裏無聲落。漢殿仙人掌冷。桂影篩高閣。玄蟬皓鶴。相呼相喚。啾啾華滋笑丹藥。寒蟄不分命薄。永夜驚離索。絡緯也共莎雞吟。盡傷心曲。只恐韶年易晚。辜負蓬萊約。秋容寂寞。憑君着意。染取楓林賽紅萼。

憶舊遊 詠燈花

正良宵過雨。玉漏傳聲。羅幌無風。夢覺青釭裏。有金葩璀璨。瓊蕊瓏璵。翠翹隱暎丹鳳。搖曳碧雲中。似瑞

鶴含星。輕霞暈月。霽景攜虹。離人最多感。況四壁蕭條。惟有吟蟲。相像長門殿。怨佳期冰泮。芳意煙空。強將片影相對。清淚濕鉛紅。但暗自灰心。朱顏判卻成老翁。

聲聲慢 詠愁

無蹤無跡。難語難言。依依只在心曲。雨冷雲昏。日暮海涯天角。輕衾夢回酒醒。夜悠悠。蟲響燈綠。事去也。縱相憐。不是那時金屋。鏡裏清揚婉婉。凭朱檻。知他爲誰顰蹙。鳳老桐枯。慘淡九峯青蟲。湘江淚痕未盡。有哀猿相伴幽獨。向此際。更那堪。懷古送目。

念奴嬌 紅樹

霜風弄巧。把秋林一夜。吹成春苑。炎帝騎龍來絳闕。紫鳳三千乘輦。電幟揮雲。火旗爇雨。緞佩隨瓊憶。碧山流水。窅然迷卻劉阮。堪笑舊日隋園。綺羅虛剪。蝶與蜂俱怨。對此令人心耿耿。如在鬱華宮殿。若木重暉。靡萍四照。日漾驪珠暖。憑高凝睇。赤城相去不遠。

採桑子

鴈來不帶天邊信。莫上高樓。新月如鉤。一度看來一度愁。人間無限傷心事。覆水難收。風葉颼颼。只是商量斷送秋。

夜飛鵲

中天舊時月。還照元宵。山疊疊。水遙遙。碧雲日暮去無際。玉人何處吹簫。東風尙憐故苑。儘鴛鴦合脆管。柳舞纖腰。憑高望斷。旋添清淚作春潮。欲問廣寒音信。鯨浪湧。魚蜚不到層霄。芳徑蒼苔漸滿。瓊軒珠綴。

空掩蠟蟾幾時再得。海棠花底候鳴鏹。但長煙綠樹青蕪。暝靄相對魂消。

賣花聲

門外綠楊堤。有個鶯啼。聲聲傳恨入幽閨。閨裏佳人驚睡起。淚濕眉低。莫把此情題。天也悲悽。滄江東下夕陽西。華髮不知人別苦。隨意萋萋。

阮郎歸

怨情

河梁攜手愴離分。悲嘶聲入雲。長門疎雨滴黃昏。昭陽歌吹聞。懷故國。叫愁魂。淚花紅欲焚。蒼梧苦霧壓湘筠。猿啼不見君。

搗練子

煙漠漠。日陰陰。山色蒼茫草色深。客裏不知春又半。倚闌無語聽鳴禽。

阮郎歸

寥寥庭館暮寒時。四簷鳴雨垂。博山沉水吐遊絲。玉釭花燼微。蟾影淺。漏聲遲。愁多成夢稀。客行雖好不如歸。有懷當語誰。

賣花聲

樓上倚闌干。月在雲端。輕煙蜚盡碧綃寒。腸斷夕陽芳草外。山海漫漫。柳嫩不堪攀。欲寄應難。盤龍塵匣怨孤鸞。可惜嬋娟今夜月。好共誰看。

長相思



風颺颺。雨颺颺。風雨凄寒似九秋。釀成千斛愁。花事休。春事休。漫把花枝插滿頭。勸春須少留。

玉樓春

東風白下橋邊道。不見百花惟見草。陰雲結暝燕來難。宿雨留寒春去早。落浦汀苕無煩惱。舞葉吹香隨處好。相思一夜楚江空。滿地綠苔蜂蝶老。

醉落魄

東風太惡。夜來盡把花吹落。餘寒燕子烏衣薄。對語空梁似歎人離索。江山滿眼今非昨。無情芳草年年綠。霧雲不見遼東鶴。野鳥聲聲只叫思歸樂。

解語花 詠柳

依依旖旎。嫋嫋娟娟。生態真無比。細腰宮裏和煙重。組繪滿園桃李。佳人睡起。畫未了。橫雲嫵媚。輕步還憐掌中身。不自勝。紈綺。長想渭城雨後。恨繁絲難縮。陌上征騎。陽關歌罷香塵遠。枉把翠柔折寄。鴉啼向晚。羅幕掩。數行清淚。一任他。化作浮萍。漂蕩隨流水。

蕊山溪 詠簷鐸

夜闌人靜。鳴玉傳聲小。歷歷透紗窻。悄空閨。衾寒夢杳。淒淒切切。如共旅魂言。流水咽。過雲停。一日腸千繞。金莖月轉。烏尾訛將曉。欲斷又還連。渺煙霄。羈鴻相吊。憑誰細寫。此意入朱絲。呼郢客。招湘靈。添作

江南調

梅花引

晚雲凝。晚煙橫。煙草茫茫雲樹平。杜鵑聲。不堪聽。別淚暗傾。良宵空月明。冰蠶絲斷。琅玕折。湘妃竹死。青冥裂。短長亭。幾千程。歸計未成。愁隨江水生。

浣溪沙 秋思

細雨斜風拂面來。草黃雲白鴈聲哀。滄江東去幾時回。楓葉有霜纔可愛。菊花無酒不須開。百年多病莫登臺。

憶舊遊 聞砧

掩重門。夜靜庭戶幽幽。幕地聞砧。杳不知何處。是雲間過響。空外傳音。故鄉未卜歸日。棲薄愧飛沉。漫對月興懷。臨風起歎。惻愴傷心。登高盼來鴈。想此際孤幃。幾度停針。想帶圍寬減。向誰人借問。無計追尋。但將數點清淚。滴在紫羅襟。更倚遍朱闌。滿頭素絲應自今。

浪淘沙 聞怨

白日墮林端。庭宇生寒。黃蘆風急鴈來難。階下露珠眉下淚。相賽洑瀾。寂寞掩重關。坐到更闌。月華雖好不堪看。舊恨新愁都有幾。地窄天寬。

望江南

黃昏雨。滴瀝四簷聲。陡爲衾裯添宿潤。都來肺腑作愁城。惟覺寐難成。單棲鳥。幾度繞枝鳴。金獸有煙飛不起。玉蟲無燄翳還明。誰識此時情。

擣練子

人寂寂。夜沉沉。風滿中庭。月滿林。欲挽銀河湔淚眼。銀河清淺。淚痕深。

臨江仙 閨怨

織女機邊如鏡月。夜深長照空幃。玉笙簧冷鳳孤飛。苔階行遍。霜露剝裳衣。華表柱頭雙白鶴。不知何日來歸。故山今在故人稀。沉思似夢。垂涕掩朱扉。

尉遲盃 水仙花

凌波步。怨赤鯉不與傳檄素。空將淚滴珠璣。呱呱含情無語。瑤臺路永。環佩冷。江皋荻花雨。把清魂。化作孤英。滿懷幽恨誰訴。長夜送月迎風。多應被彤闈紫殿人妬。三島鯨濤迷天地。歡會處。都成間阻。淒涼對冰壺玉井。又還怕。祁寒凋翠羽。盼瀟湘。鳳杳篁枯。賞心惟有青女。

滿路花

山煙掠草低。江月披雲濕。鬪聲宵未了。鐘聲急。寒鴉何事。獨在枝頭立。老來諸病集。客裏光陰。駛如馳馬難繫。懷新思故。記一長遺十。頽墉圍廢宇。憑誰葺。階前冷露似向離人泣。歲暮蛟龍蟄。干將掛壁。任他苔鏽生澀。

喜遷鶯 梅花

凍雲初啓。看的皜梅花。俯窺清泚。膏澤無加。鉛華不御。應與素娥爭麗。艷浥蘂宮露冷。香引瑤池風細。夜耿耿。想飛瓊欲下。縞衣搖曳。驚慨猶記得。月榭春宵。錦障開芳砌。倚樹聯詩。擷英浮酒。左右翠翹珠幌。今日故人何在。腸斷白波東逝。向此際。但含情獨立。爲伊凝睇。

水龍吟

夜聞銅餅湯經作

玉缸開盡丹葩。畫簷深宿蟾蜍影。門掩清宵。聲來何處。堂空人靜。如竹梳風。如荷過雨。如泉發井。向羅幃細細。如歌如語。還如暗蟲相命。繡被沉薰。正暖夢雲車。紫鷓雙竝。洞庭曠野。九韶齊奏。殷天笙磬。別有蛾眉鼓琴彈瑟。江鳴山應。待愴然睡覺。爐存餘燠。雞啼窗問。

雨中花

月入疎松光的爍。淡煙瑣。江城夜寂。問何處無愁。人間今古。莫作他鄉客。月裏青鸞空有翼。杳不見。姮娥消息。但北斗從橫。銀河清淺。重露成涓滴。

菩薩蠻

冰漸着樹成雲朶。林梢白月欲將墮。戶下有啼鳥。如悲良夜徂。蘭芳銷翠被。淒惻驚眠起。起坐待天明。飛霜入鬢清。

怨王孫

鱗羽路阻。佳人何處。木落山寒。江空歲暮。明鏡飛上青天。照無眠。海風裂地鯨魚死。三萬里。水擊蓬萊。徒不禁清淚。暗裏灑向孤燈。結成冰。

錦堂春

牆角含霜樹靜。樓頭作雪雲垂。鈎簾鵲噪空庭晚。坐看月來時。異域書迷雁足。幽園鏡掩蟲絲。一宵兩地腸千轉。惟有夢魂知。

浣溪沙

煙慘雲黃天雨沙。葉疎枝冷叫棲鴉。峭風凝霧作琪花。 澧浦空捐遊子佩，河源不返客星槎。夜冷坐聽 鼓三槌。

玉燭新夢歸

羈魂悲別久。但悶曉憂昏。感新懷舊。任他萬壑千峯。阻徑度。不勞回首。樓臺側畔。記向日。新栽花柳。斜照裏一帶青山。山前翠浮瓊溜。 佳人倩笑來迎。有野舞村歌。亂黃鮐叟。故池半整。風葉動。攪亂數升科斗。周章未了。早畫角。吹殘更漏。翻惹起。無限愁端。中心自受。

臨江僊

樓外西風將雨過。重門又掩黃昏。金甌香息被無溫。繁思牽宿恨。愕夢愴離魂。 往事都隨流水去。傷心欲共誰論。故家耆舊幾人存。相思芳歲盡。霜雪滿乾坤。

清平樂

春風欲到。小草先知道。黃入新萸顏色好。圖遣王孫歸早。 興來策杖微行。枝間布穀初鳴。喜見兒童相報。墻根薺菜先生。

錦堂春

鶻噪輕陰乍霽。鳩鳴冷雨還來。不知春到多時了。渾未見花開。 老景夕陽有限。華年逝水無回。相思一夜蘭膏歇。清淚滴瓊瑰。

蘇幕遮

雨瀟瀟。風嫋嫋。柔夢相牽。不覺春窻曉。鴈到衡陽回去了。鏡裏離鸞。獨對琴臺老。楚天長。秦樹杳。山蹙

蝶戀花

白水茫茫煙渺渺。原野高低。觸處生芳草。草綠花紅人自老。有情爭似無情好。喪亂餘身歡意少。腸斷江山。不肯留殘照。門掩黃昏寒料峭。角聲吹起雙棲鳥。

洞仙歌

春夢

濛濛漠漠。杳不知根蒂。蕩漾春光去無際。盼神仙縹緲。煙藹蒼茫。身到處。惟有天風引袂。故人千萬里。驀地相逢。忘了關山路。迢遞聚散未分明。雨眩雲酣。空回首。已迷塵世。但擁被追尋。恍如遺。惜不覺雞鳴。若華東啓。

風入松

一天煙靄醞愁陰。庭宇沉沉。畫梁燕子來何晚。薄寒猶戀羅衾。但道青春未謝。不知芳徑苔深。少年歡笑夢中尋。落得傷心。蒼梧鳳去幽篁死。斷絃空繫瑤琴。莫更登高望遠。杜鵑聲在雲林。

祝英臺近

問青青河畔草。能得幾時好。春去難留。鏡掩鸞空老。淒涼深院黃昏。新愁陳恨。趁風雨。一齊來到。霧雲杳。漫有千丈遊絲。那堪繫殘照。羅幙寒生。哽咽子規叫。斷腸只是緣愁。柔腸數寸。怎禁得許多煩惱。

摸魚兒

斷腸花已隨流水。青苔空鎖深院。知人不似花重好。莫恠爲花留戀。花不管。任啼鴉悲鳴。霞錦成霜霰。水遙山遠。淚滴翠綃寒。滿天風雨。寂寞送書鴈。傷心事。縱是生來見慣。那堪芳歲先晚。孤雲目盡蒼梧野。留得竹枝歌怨。簾莫捲。斜照裏。荒煙白草愁何限。情長意短。蟲響又黃昏。沈沈夜永。惟有月華滿。

小重山

月滿江城秋夜長。西風吹不斷。桂花香。碧天如水露華涼。人不見。有淚在羅裳。何許鴈南翔。堪憐一片影。落孤房。百年浮世事難量。空回首。天闊海茫茫。

點絳脣

昨夜三更。井梧葉上聞鳴雨。夢魂空去。不到思量處。爲問燈花底。向愁人吐。花無語。星河滿樹。白髮三千縷。

菩薩蠻

月華泛豔秋塘草。羈蟲露泣芙蓉老。空館夜聞砧。難爲客子心。故鄉何處在。雲白天黏海。天海共蒼茫。何時還故鄉。

一萼紅 送別

白蘋洲。有蘆花似雪。人在木蘭舟。祖帳方開。驪歌未闕。斜照半入江樓。話不了。纏綿意緒。早歸鴻相喚落沙頭。紅蓼丹楓。青煙碧草。總爲供愁。此去幾時重見。悵穠華易謝。零雨難收。洛浦波空。渭城柳盡。欲飲

還又回眸。恨只恨。無情海水。趁歸風。輒向西流。畢竟難留。一宵長似三秋。

生查子

蜘蛛網。畫簷。一日絲千轉。紅燼落寒缸。心死無由見。湖上采蓮歸。苦意知何限。引領望佳期。征旆天邊遠。

霜葉飛

簾涼宵永。紗窻外。琅玕飄墜金井。欲眠深恐寐難成。疆起看星影。情不覺。天回斗柄。封狼弧矢相輝映。對此默消魂。又露落青冥。漸漸濕透衣領。河漢有客乘槎。清都非遠。可惜魚羽無定。桂花吹散廣寒風。免老蟾。冷。但唧唧。飢蟲啼暝。中心撩亂。誰能整。坐待雄雞三唱。颯颯霜髭。怕臨青鏡。

浣溪沙

半畝荒園自看鋤。雨中時復搨新蔬。不須彈鋏歎無魚。早息機心勞役少。懶聞世事往來疎。清風明月總贏餘。

擣練子

雲淡淡。月娟娟。雲月朦朧照不眠。寧是不眠休作夢。夢時歡喜覺時憐。

擣練子

吳苑樹。楚江楓。一樣秋光兩不同。莫道衰榮長定在。落花終古怨東風。

江神子

城頭吹角夜沉沉。有棲禽。出疎林。衝落滿庭珠露。滴衣襟。身在吳江家在越。南北事。兩關心。人生莫遣



二毛侵病相尋。老駸駸。謾好青山綠水。懶登臨。千古鍾期今已矣。空慘愴。對瑤琴。

南柯子 送別

送別滄江永。傷心落日曛。寶箏絃斷鴈離羣。最苦愁濃酒淡不成醺。黃葉淒涼月。丹楓索漠雲。重來此地卻思君。但覺驪歌猶在耳中聞。

桃源憶故人

淵明籬下黃金蕊。還共空尊憔悴。今古這般滋味。想得都相似。牛山落日悲風起。回首舊歡無幾。長夜清涼如水。獨立星河裏。

六么令

杪秋遙夜。人臥羣喧息。明河漸低庭戶。戶有蠅蛸織。何許飛來鴈陣。衝入寒煙碧。相思何急。悲來空自目。斷雲霄羨歸翼。青鏡獨照暗壁。脈脈羈魂寂。堪恨冷夢難長。欲見無由得。年少不知過了。老去徒嗟惜。追尋疇昔。愁如流水。渺渺茫茫趁潮汐。

一剪梅

征鴈來時木葉紅。淡淡秋光。嫋嫋西風。江南江北短長亭。煙草低迷。落照中。浮世生涯一轉蓬。今日韶顏。明日衰翁。五丁難挽逝川回。千古英雄。此恨都同。

蝶戀花

冷雨淒風昏白晝。庭院幽幽。秋草沿墻秀。何處無愁仍有酒。可憐彭澤門前柳。老去情懷難似舊。貌殊

言異轉使人看醜。漫摘黃金花在手。寒煙滿眼空回首。

浣溪沙 詠雞冠花

絳幘雞人紫綺裘。彤墀欲報五更籌。不勝嬌冶立清秋。日影卻穿雲氣入。虹光猶帶露華流。三千紅粉總凝眸。

風流子 詠草

雪盡水平津。萋萋處處。風景最愁人。想金勒未歸。繡幃深閉。玉顏自老。芳意徒新。送日挽煙千萬里。迤邐際蒼旻。蜀魄叫迷。楚魂思殢。碧雲如夢。眉黛空顰。淒涼長門殿。飛花與清淚。共滴華茵。惟有亂螢時來。夕砌相親。恨此身不化。柔條弱蔓。暗隨靈雨。得到楓宸。窻掩黃昏。一生幾度青春。

蘭陵王

問明月。何苦輾轉便缺。青冥裏。風慘露淒。長向人間照離別。玄陰凋暮節。瑤井冰澌暗結。闌干外。河漢漸低。星影輝輝動城闕。重裘冷如鐵。看頭上春雲。都作飛雪。銀缸花落銅壺咽。傷懷已無奈。暝鴉多事啼。遍寒枝未肯歇。寸心自摧折。切但望天末。恨正抵滄江。煙浪空闊。文魚翼短沉書札。淚滴在衣袂。盡成清血。羈愁恰似庭草。枯了又更茁。

踏莎行 詠遊絲

弱不勝煙。嬌難着雨。如何綰得春光住。甫能振迅入雲霄。又還旖旎隨風去。高拂樓臺。低黏花絮。如狂似醉無歸處。黃蜂粉蝶漫輕盈。也應未敢窺芳樹。

青門引

采采黃金蕊。遙見晚山橫翠。重門深掩。一庭風。沽來淡酒。能得幾回醉。草黃雲白。鴻千里。落日寒煙起。相憐自有明月照人。肺腑清如水。

浣溪沙

不寐淒寒剝瘦肌。聞鐘驚起攬裳衣。恰如久戍得歸時。斜漢隔山牽月落。小禽出樹掠霜飛。濛濛輕霧暈朝暉。

浪淘沙

門外幾多春。特地愁人。紅英都作馬蹄塵。只有青青河畔草。一似相親。極目楚江濱。流水無津。野獺山鳥怨芳辰。叫雨呼雲昏復曉。天也傷神。

疎影 分韻詠荷花得實字

翠薰應律。有細煙冒雨。濃露晞日。洛浦波生。湘渚風交。霓裳水珮爭出。姮娥欲共青鸞舞。颺錦幕。香霏紈質。喚海童。齊捧驪珠。豔色蕩搖蛟室。遙想麻姑壇上。翠霞與縞袂。相伴蕭瑟。妖冶珊瑚。柔媚昌宗。敢污天然清謐。西峯玉井。秋河近。看葉底。蜂房成蜜。爲君摘向金尊壓倒。楚江萍實。

花心動

煙雨池塘盼花枝。垂垂向人如泣。燕子乍歸。簾幕餘寒。語困畫梁雙立。曉光搖帳。驚眠起。鶯簧猶澁。斷腸處。絲絮亂。子規聲急。只恐芳時易戢。便不待秋風。粉銷香泯。半掩綺窓。深鎖重門。天靜月華將入。素

翠彈盡離鳳調。淒風與愁雲交集。夜迢遞。羅襟舊痕又濕。

卜筮子

白日下層岑。青靄生寒水。水遠山長不見人。月上風微起。何許一孤鴻。飛去瀟湘沚。欲採蘋花寄所思。無處尋雙鯉。

瑞龍吟

秋光好。無奈錦帳香銷。綉幃寒早。鈎簾人立。西風送書過鴈。依然又到。故鄉杳。空把淚隨江水。夢縈池草。何時賦得歸來。倚松對柳。開尊醉倒。衰鬢不堪臨鏡。鏡中愁見。蓬飛絲繞。門外遠山青青長帶斜照。石泉澗月。辜負夜猿嘯。傷心處。楓凋露渚。荷枯煙沼。燕去玄蟬老。滿天細雨鳴羈鳥。花蔓當簷裊。庭院靜。遙聞清砧聲擣。擁衾背壁。一燈紅小。

渡江雲

西風吹楚甸。四山淨綠。萬籟起秋聲。捲簾當晚霽。倚遍闌干。慘惻望鄉情。柴桑舊菊。爲誰猶擢金英。愁對他一江流水。滾滾向東傾。淒清天邊孤鴈。甚處飛來。到中庭落影。雲路遙歸。程難計。離恨空繫斜陽冉冉。低喬木。但暝色搖動簷楹。還又見。花間露滴瑤瓊。

帝臺春

涼雨新沐。秋花遍墻角。門對遠山。山帶斜陽。葱蘢相屬。明月今宵已自滿。又爭奈。素娥幽獨。向天涯。望月興懷。愁多如簇。年歲促。歡去速。意易足。事難續。鏡掩懶重開。縱春風也不解。染黃成綠。隴首孤雲去無

際。草上露華白如玉。且深下紅簾。倒金樽醺醪。

浣溪沙

嫋嫋西風吹草黃。踈踈零雨泫花粧。驚寒鸚鵡喚人忙。  
鴈影兩行衝月落。蟲聲一部和更長。博山煙冷  
思茫茫。

千秋歲 送別

淡煙平楚。又送王孫去。花有淚。鸞無語。芭蕉心一寸。楊柳絲千縷。今夜雨。定應化作相思樹。憶昔歡游  
處。觸目成前古。良會知何許。百盃桑落酒。三疊陽關句。情未了。月明潮上迷津渚。

驀山溪

三更鳴雨。濕透桃花臉。珠箔未登鉤。早飄落。猩紅數點。碧雲如夢。人去已無踪。金泥鳳。玉蟠龍。寂寞蛛絲  
檢。玄華柔軟。總被秋霜染。夜擁寒衾。耿青鐙。膏凝暈閃。銅壺漏水。應是接天河。一聲去。一聲來。空把重  
門掩。

長相思 嘉興道中

草青青。麥青青。草穗高低麥穗平。黃花相間明。山禽鳴。水禽鳴。禽鳥與人同有情。不堪聞此聲。

浣溪沙

春半江城不見花。也無楊柳可藏鴉。青煙碧草到天涯。過雨郊原啼布穀。始雷池沼出鳴蛙。清明寒食  
客思家。

摸魚兒

酒軒窻。數聲疎雨。霎時驅退殘暑。碧江風過。龍鱗起。天際白雲如絮。人老去。但說道秋來。先自傷心緒。故鄉何處。望不見淵明。菊荒三徑。盡日漫凝佇。新涼夜。兔影澄清漢。渚寥寥。鴻鴈飛度。莎雞絡緯。閑相妬。催得鬢絲千縷。芳草渡。還又是蒼煙綠水。連紅樹。榮名幾許。隨分莫求多。五湖有路。波浪未應阻。

祝英臺近

翠煙收。珠露下。星漢共瀟灑。桂影徘徊。白雪粲簷瓦。故鄉渺渺青山。茫茫綠水。又爭奈。流年如瀉。嫩涼夜。尚有萱草餘花。芳菲臺榭。銅篆香殘。絳蠟散輕燭。謾說花解忘憂。憂多花少。更不分。被風吹謝。

怨王孫

兔魄又滿。天長鴈短。露槿驚寒。夜蟬怨晚。知有多少閑愁。在心頭。白雲飛盡秋無際。花滿砌。鐘鼓重門閉。閉。前年舊事。轉盼已逐東流水。悠悠。

二郎神

捲簾邀月。漸夜永。涼生珍簾。看露出青莎。煙凝碧樹。的皪殘螢數點。老景逢秋。兼多病。怎免得長懷短念。辜負卻故園。千山松桂。一池菱芡。門掩。寂寥滿地。餘花紅糝。曉翠被香收。玉觴塵澆。背壁蘭缸自閃。馬角不生。烏頭難素。心似風旌長颭。休恁他敗葉寒蟄。相應替人悽慘。

霜葉飛

七夕

鯉魚風起。津梁斷。盈盈一水難渡。藕花相向自成蓮。誰道中心苦。又不覺明星在戶。鵲橋橫跨黃姑渚。怕

喜極悲生似那日匆匆。再把歡笑辜負。堪恨桂闕姮娥。乘雲驂霧。便踏龍尾先去。碧雞啼罷鳳樓寒。早漏聲催鼓。盼油壁香車駕了。踟躕欲上頻回顧。但暗滴真珠。教向人間散成飛雨。

少年遊

清風收雨。輕雲漏月。涼氣入幽窗。亂葉吟朝。飢蟲啼夜。各自奏新腔。孤鴻又向天邊落。歸夢阻蒼江。百結愁腸。兩行絲鬢。寂寞對清缸。

小重山

說道多憂解瘦人。眼中雙別淚。怕沾巾。白蘋紅蓼滿江濱。空搔首。何處是歸津。感舊卻憐新。情懷都不似。少年春。野花園柳共埃塵。盈尊酒。取醉莫辭頻。

漁歌子 趙德麟賦

麥秀蘄蘄野雉飛。沙頭新柳葉如眉。風澹蕩。水連漪。正是溪魚上釣時。二月桃花紫錦香。一聲啼鴉萬蜂忙。歌款乃。濯滄浪。有酒無愁醉不妨。煙雨樓前溪水生。少微山下雜花明。楊柳岸。小舟橫。綠陰如幄聽啼鶯。漠漠風花撲面飛。萋萋煙草送人歸。彭澤菊。首陽薇。白酒蒼苔獨掩扉。雨聲一夜水漫沙。埵鶴長鳴蟻出窠。汀荇葉。石楠花。隨意漂流擁釣槎。蒼嶺松花結子成。南明山色翠相迎。游客思故人。不是陽關墮淚聲。三寸時魚碧玉鱗。一汀芳草綠羅茵。楓葉渚。荻花津。笑殺黃埃馬上人。

滿庭芳 清明

積雨沉春。昏煙酣晝。不知還又清明。榆錢柳絮。相逐鬪輕盈。芳徑莓苔漸滿。青蘋與白芷俱生。踈籬畔。海棠開後。又是落紅零。  
棠間竹。有个鶉鳩鳴。寬心應是酒。酒衝愁陣。彊似奇兵。愛星星白髮。知我生平。底用登樓看鏡。誤身世。只是虛名。空凝佇。落花如雪。雲霧瑣高城。





# 誠意伯文集卷之十九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于列國。夫趨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爲。至于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遺法焉。襄王下臨。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爲朝。謂天子在是。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乎先王方嶽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大夫之名氏。謂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師。而曰成周。則同於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流水之朝宗。葵藿之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爲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夫。而深不滿於王室之意歟。是故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天子巡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勞諸侯。而臨于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徹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於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轍既東。周綱解紐。歸枋邑。易許田。而朝覲之禮。委諸草莽。賦黍離。歌束楚。而二雅之音。變爲國風。於是霸圖興。而王道絕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觀春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蠻夷猶夏。寇賊姦宄。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人任。則夫城濮之勳。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可也。何至屈萬乘之尊。親舉玉趾。以勞晉侯于踐土乎。縱自輕也。柰宗廟何。成康之時。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爲貶哉。然而君雖失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無爲龍爲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于

咫尺猶足以明水木本源之義。謂非東遷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書朝以成其禮。故曰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亂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相與僂力。以不隕墜。則夫定位之後。所當夙夜蚤畏。任賢脩政。以圖轉危而爲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以爲固乎。德則不競。城郭何爲。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春秋又安得而不譏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雉堞。服王事而靡鹽。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亂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達其義。故曰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嚴。故周之不振爲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其城。而無責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二。而皆于王所。則言外之意可知矣。書大夫城成。周而無諸侯。則屬辭之法。又可見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貶可也。而或者謂爲美之。則豈聖人之意哉。故嘗攷之。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有子朝之難。子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蓋以是爲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之。是果足以爲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晉文。亦庶幾矣。至于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築鄆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新延廐。

諸侯與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于人。猶不戒焉。春秋比事而書之。以示譏也。夫國以民爲本。而民以食爲本。可不相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妄興築鄆之役。而不計國儲之虛實。至于麥禾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告糴于齊。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廐。何其輕慢國本。至于此極乎。春秋比而書之。而魯

之君臣無務農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可見矣。吾聞古之爲國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食則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興不急之役也。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聞在位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峻宇雕牆爲無損以節用時使爲無益也是故築郿之工未畢而倉廩已空告糴之跡猶新而延廡復作曾謂君國子民之道而若是乎宜其見譏於君子矣且築者剋作邑也城邑所以禦暴非時與制不敢興也況於無故而築邑乎莊公不視歲之豐凶而有築郿之役不知其何爲也若曰禦暴保民則魯國無故苟無令德太行孟門且不可恃而況於郿乎若曰虞山林藪澤之利則非君人之心矣未幾而倉廩盡竭麥禾俱無而曰大顆粒不存之詞也然後皇皇焉無所措其手足而臧孫辰奔告于齊以請糴焉以千乘之國仰給于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懼乎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見其情之急也急病讓夷何足爲功適以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焉耳魯之君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則又愈不知戒以求於人之餘而新延廡夫延廡者法廡也養馬之所也凶年飢歲民食不給而馬廄是新推此心也不至于率獸而食人乎故書新延廡于告糴之後所謂時黜舉羸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然則莊公之爲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築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興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而皆見于莊公之世何耶魯十二公臺池苑囿之役莫多於莊公而水旱螟蟻多麤有蜚之災皆備于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幾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初稅畝蠶生饑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螽蟥饑饉。國之災也。魯之宣公。廢助法而用稅。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故所稅畝之年。螽生而饑。斯非理之常乎。百穀順成。國之福也。魯之宣公。奪世嫡以有國。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福。異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變乎。在他人以饑螽爲變。在宣公則爲常。在他人以有年爲常。在宣公則爲變。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之法。嚴矣哉。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凶人爲不善。而致譴焉。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異乎。是故螽蟥之害。法所當書。而他公皆記。有年之瑞。法不當書。而獨志于桓宣之冊。聖人之旨。淵乎微矣。且饑者。五穀皆歉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于人。而竭力以事齊。水旱螽蟥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畝之法興焉。初者。事之始也。稅畝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而取之。是爲什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國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懟之聲。上聞于天。而戾氣應之。秋螽未息。冬螽又生。螽者。蟲之子也。螽蟥相繼于二時。嘉穀其有子遺乎。故遂至于饑饉。而無以振業。貧乏。春秋書螽生與饑。繼于初稅畝之後。則是災也。實稅畝之應。而宣公得之。非過矣。故曰。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穀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孽之子。篡正嫡之位。使惡視二子。殞于非辜。而過市之哭。哀動魯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王朝不能施殘執之刑。鄰國不聞有沐浴之請。而魯國又無石碯之臣矣。則惟天能誅之耳。其乖氣所感。兩螽而一旱。一水而兩饑。宜也。至于是歲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則禾麻菽麥。黍稷種陸。實穎實粟。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書大有年于螽生饑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之所當有。而宣公得之。爲反常矣。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也。然則天道僭乎。曰。

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獨是年爲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獲罪于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絕，而周公不可摧也。稅畝矣，饑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乎？天非爲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旱螟螽，乃爲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與之理，懼災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是故觀凶災之迭見于二公，則知天道之不僭，而爲惡者知所警，觀有年之獨見于二公，則知惡人之不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伯主能以力治二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比書而自見也。夫諸侯從夷，固伯者之所當問，而弑逆之惡，又烏可舍而不討也哉？晉靈之時，蔡從楚以次厥貉，罪也。故郤缺帥師伐蔡，而入其國，力有餘矣。夫何齊有商人之亂，則諸侯爲會于扈，而受其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齊乎？春秋書伐蔡入蔡于前，而不序諸侯於盟，扈之役，知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有義哉？嘗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治，有緩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謂之不知務，失肩背而養一指，則爲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于諸侯，已及朞矣。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卿授鉞，鞞鞅鞞，出自絳都，意其事之在齊也。旣而義旗不指于營丘之邦，馬首乃瞻于淮西之境，諸侯不無惑矣。師及于蔡，蔡人未服，則以戊申之日，鼓而入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蠻荆之勢，援未易破也。今以孤軍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使蔡侯泥首受罪，以爲城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乎？苟以此

衆聲齊之罪。師直而壯。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汗斧鉞耶。柰何諸侯之會于扈。名爲討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八國諸侯。非直一卻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爲賊。而甘與賊爲徒也。是故于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于扈既盟。然後天下絕望。而商人成爲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師。爲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爲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於伐蔡而書帥師。書伐。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扈。略諸侯而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賊之功。不足以蓋其縱賊之罪矣。嗚呼。中國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禮義而已。有賊不討。禮義亡矣。雖得百蔡。何益哉。厥後遂習爲常。至于陳夏氏之亂。方以會狄爲務。而楚莊遂爲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爲伯。其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之役。不足以離蔡于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魯從齊。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靈能移伐蔡之師于齊。而冀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于盟扈之際。則晉之世伯。視文襄有光矣。豈其有郟之敗哉。噫。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正樂用于別宮。而非禮陳于祖廟。聖人據事書之。所以傷魯之衰也。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立宮以祀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六雖正。而獻于妾母之宮。則非其所矣。桓公獎亂以立宋督。而取郕大鼎之賂。求賂立賊。而納于先君之廟。豈不爲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曾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爲夫人。未聞違禮立宮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未聞昭違亂之賂于其中也。魯於春秋。號爲秉禮。而若是乎。此聖人之所爲懼。而春秋之所以深謹也。蓋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惠公元妃孟子。旣入于廟。則仲子無祭享之所矣。若以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

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則仲子非隱之母。安得爲立宮乎。至其樂舞之數。則於別宮。不敢同於羣廟。而降用六羽。自當時言之。蓋以爲得禮矣。以王制論之。則諸侯用六。奚取於仲子之宮哉。今也六羽。獻于妾母之前。而羣公之廟。用八。自若。曾是以爲禮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書曰。考仲子之宮。既正名。其爲非禮矣。獻羽而書初者。以見前此未嘗有六佾之舞。所謂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廟者。周公廟也。曾謂周公而享非禮之祀乎。猶有鬼神。而以不義之物。陳于公前。公其無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篡兄而立。又推其惡。以及於人。於是僭齊鄭之徒。成宋督之亂。而取其賂器。置于周公之廟。是死周公也。不惟褻祖宗之靈。而又以教其百官。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亂臣賊子。得志而無忌憚。至於此極哉。春秋書取郕大鼎于宋。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又書納于太廟。納者。不受而彊致之謂。曰以戊申。深謹之也。夫六羽者。當川之樂也。而在仲子之宮。郕鼎者。違亂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廟。四方之人。將於魯乎觀禮。而魯之禮。若是哉。此春秋之所爲懼也。因循至于僖公。而有禘太廟。致夫人之舉。文公。而有大事太廟。躋僖公之事。仲子猶別立宮。而成風。則直致之于太廟。仲子猶降用六羽。而成風。則直用天子之大禘。禮樂之紊。旣不可言。而亂倫逆理之事。紛紛然於周公之前。陳焉。何周公之不幸。至於此哉。周家之禮。公所制也。而公之子孫。若是他國。復何望哉。嗚呼。此春秋之所以假魯史而作也。夫。

###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人君以不義勞民。爲可危。故天應之災。爲可懼。甚矣。乖氣之能致異也。魯之宣公。以篡得國。故屈己以事齊。今又勞民以會齊。而伐萊。天何義乎。公旣告至。而國內大旱。庸非嗟怨之氣。上感于天。而致之乎。春秋



書伐書至於上。以著宣公之罪。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道之應。不可誣也。嘗謂善惡之事作于下。而災祥之應見于上。此天人相與之至理也。是故僖公以務農重穀爲事。而三時之不雨。不足以爲其害。莊公以峻宇雕牆爲務。而一時之不雨。卽可以爲之憂。天之於人。各以類應。其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國。旣獲罪于天矣。況於卽位以來。煩其兵役。瀆其交際。虐內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則天降之災。宜矣。齊爲不道。狡焉思啓封疆。故爲伐萊之舉。其所以召兵於魯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會于平州以後。奴役于齊。非一日矣。今又動魯國之衆。往爲之役。以伐無罪之萊。外結讐于遠人。而賈怨于百姓。則是行也。寧不危哉。幸而得歸。反行飲至。以告于先君之廟。甚哉其怙惡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愁歎之聲。怨憤之氣。上徹于天。而戾氣爲之應乎。是故伐萊方至。旱曠已作。旱而曰大。必至於滌滌山川。而不可沮。非眞僖文不雨之比也。春秋以大旱書者。抑旱而不雩耶。是無憂國恤民之心也。雩而不雨耶。是見棄于天矣。宣公造惡不悛。而流毒于其國。若是哉。聖人比而書之。所以哀魯國之民也。雖然。宣之虐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繹。改助法而用稅。非一事矣。天之示變。亦不特此也。螽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蝮生。亦非一端矣。春秋備書于經。然則爲君而不仁不義者。亦可警矣。故曰。天災流行。必不於有道之國。豈不信哉。

鄭伐許鄭伯伐許

諸侯之陵虐小國。春秋狄之于前。而爵之于後。皆以著其惡也。夫春秋之法。有加貶而後見其罪者。有直書而罪自見者。惟明乎屬詞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鄭人爲許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

之三年書鄭伐許以其一歲而再動干戈爲惡已甚故稱國以狄之所謂加貶以見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喪未踰年而復伐許其惡非不甚也然自鄭伯而不貶所謂直書而罪自見經之書爵又見其釋服從戎有忘親之罪焉由此觀之春秋之法可知矣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之迫于大國春秋深傷之也許以太岳之胤密邇于鄭鄭莊怙其詐力託爲鬼神不逞之詞入其國而披其地其所以不遂殄其宗祀者東遷之初尙以滅國爲重事故未敢蒙首惡之名然而竄逐其君置許叔于東偏而公孫獲處其西制其死生之命雖有存許之名亦何異於滅乎其後許叔因亂竊入未幾而齊伯興故得保其遺祀以俟他日鄭人蓋以許爲俘邑久矣特畏大國而未得逞其志耳以義言之許者先王所封之國鄭安得而虐之哉今鄭襄既背中國而事楚遂藉強夷之勢肆虎狼之心一歲之間再加兵於許國不思己之見陵於晉楚者亦惟國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是施於蕞爾之男邦乎是與夷狄之所行無以異矣春秋狄之所以誅其不仁之心也襄公既沒悼公所宜改惡從善以自新也柰何父喪甫葬遂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以肆其毒于許夫許之與鄭非有不共戴天之讎何至伐之若是亟哉忘喪非禮陵弱不仁干大國之怒不智卒之交訟楚庭以中國之君而聽于夷狄之大夫然則鄭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於襄之伐許雖書之于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之後而其惡未著故必貶之而後見若夫悼之伐許則上書葬鄭襄公而繼之以鄭伯伐許則其罪已明不必貶矣故曰惟明于屬詞比事之義斯得之矣大抵春秋之法既貶則多從同是故晉之伐鮮虞也既於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于十有五年苟吳之伐則直書之蓋與鄭伐許鄭伯伐許之書法同矣雖然許獨無可議者乎苟能修德行仁以保其國何畏乎一鄭而乃恃楚

以爲安。他日楚有亡郢之禍。而鄭遂有滅許之師。而葉夷白羽容城之遷。俱無益焉。嗚呼。觀遠臣以其所主。棄中華之禮義。而附夷以爲安。夫何社稷之能守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二國背夷以卽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國。又不守義而叛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爲國以禮。其可不慎而輕舉哉。陳之成公背楚從晉。而使袁僑聽命于鷄澤之會。可謂知所嚮矣。至于哀公。乃興圍頓之師。以挑楚人之怒。及夫于鄆有會。諸侯方急于陳。而又效匹夫之事。脫身以逃。則其舉不中禮甚矣。是故書陳侯使袁僑如會。見其背楚而從晉也。陳人圍頓。見其無故而怒楚也。陳侯逃歸。則又背晉而從楚矣。五歲之間。一來一往。君子蓋有取於成。而深不滿於哀焉。是故袁僑如會。而稱陳侯之使。致其志也。圍頓而稱人貶也。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也。由此觀之。予奪見矣。嗚呼。陳以有虞之裔。列在三恪。雖其國邇于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蔡鄭。猶未至于陳也。齊桓之伯。陳無事于四鄰。故獨倚齊以爲安。桓公卽世。穆公首生厲階。以倡于齊之敵。則延盜入室。職陳之由。由是而取焦夷。由是而圍宛丘。則陳實自取之耳。尙賴晉文之興。而踐土如會。得以自拔于蠻夷之汙。不幸而有靈公之禍。中國無伯。而陳遂專屬于楚。亦可哀已。今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實中國之大幸矣。陳侯厭楚之暴。而幡然改轍。雖不能躬來聽命於壇坫之間。而袁僑之使。亦足見其向華之實。以二十餘年服楚之國。一旦不召而來。春秋能不與其出幽谷而遷喬木乎。彼楚也。怒陳背己。則未敢聲兵來伐。而姑使頓間陳者。何耶。侵欲之暴。其曲在己。故未有詞以加陳也。爲陳計者。修明德政。堅事伯主。而睦四鄰。蕞爾之頓。亦何以伺其隙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圍頓。不

思頓小于陳。而陳小于楚。頓固非我敵也。而我豈楚敵哉。昔在穆公。嘗以頓故。受得臣之圍矣。今而圍頓。無乃履其覆轍乎。遂使楚人得以有詞于我。而陳國從此不遑寧處。伐而繼之以圍。陳雖噬臍。亦知無及。然當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始之以戍。而繼之以救。未嘗頃刻而忘陳也。今又合諸侯于鄆。亦惟陳故。之以。苟能完守以老楚。伏信以待晉。猶可爲也。柰何以千乘之君。效匹夫之舉。背先君之成德。棄儀衛而逃奔。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荷負。春秋至是。不得不而不責之矣。蓋嘗論之。春秋之時。陳與蔡鄭。皆困於楚之國也。而其受患之故。多在於不量力以召侮。是故鄭之見伐。始于侵蔡。而蔡之被圍。由于滅沈。不思小國之見陵于我。亦猶我之見陵于楚也。惟不能推己及人。以至于此。是故陳人圍頓。獨加貶焉。蓋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而書人焉。其貶明矣。雖然。晉之與楚爭者。陳與鄭也。自于鄆以後。而陳遂終于從楚。悼公之志。蓋自以得鄭爲足矣。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論而至此。則陳之不能自拔。爲可矜。而不能拔陳於楚。則亦伯者之罪也。

###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役民以彊私家。而無以制陪臣之橫。可見其出乎爾者之反乎爾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捷于影響也。季孫宿爲政于魯。無故役民以城費。不過欲彊其私邑。以弱公室也。豈意至于意如。而南蒯據之以叛。叔弓帥師圍之。有如敵國。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上。毋以使下。觀季孫之所爲。亦可爲不能事君者之戒矣。夫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強幹弱枝之道。而弭亂之所由生也。昔者季友受費于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嘗有疆場之虞也。無故役民。

以城之。且當農事方殷之月。何其急耶。是季孫宿之欲斲喪公室。惟恐其弗及也。是故乘叔仲之媚已。而興版築之功。君且不顧於民。何有哉。一旦百雉之城。溥彼東土。而龜蒙之景。如兩國焉。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惟其所欲而爲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爲費宰。亦猶季氏之世爲魯卿也。彼南蒯之欲出季孫。亦猶季孫之欲僭其君也。叔弓以國卿動魯國之衆。環而攻之。則向日之溝池雉堞。反爲他人之守。亦獨何哉。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不可誣也。春秋書城費于襄公之時。而又書圍費于昭公之世。所謂屬詞比事。原始可以知其終矣。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三桓實分公室。而子孫以微。何耶。下陵上替。雖令不從。此其效也。或曰。春秋不登叛人。南蒯以費叛。而不正其罪。何也。曰。謂春秋法不書內叛。但書圍。則叛可知。此胡氏之說。其或有未盡歟。按左氏。南蒯請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則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無君之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討夫。謀去意如者哉。不然。公山弗狃以費畔。召孔子。而子欲往。何耶。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杞伯來朝。邾子來朝。築郎囿。

交情睦于外。而逸樂肆于內。觀春秋比事之書。可以知望國之所以衰矣。夫國家閒暇。乃脩明政刑之時。而勞民以自奉。則豈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晉。而晉侯卽使士匄來聘。大國睦矣。旣而杞伯邾子相繼來朝。小國睦矣。四鄰和睦。國家無故。不於此時立政立事。以新其國。乃役民以築鹿囿。夫何爲哉。君子以是知成公之終於不振而已矣。嘗觀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間。國內多故。甚矣。方其卽位之未幾。

也。赤棘有盟，而東虐于齊，戰韓幸勝，而南辱于楚。比年朝晉，而汶陽之田終失于韓穿之言。僕僕從役，而沙隨之會，又中於僑如之譖，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其所以困心衡慮者，亦云至矣。何獨無憤悱自強之心乎？幸而晉悼新立，矯厲公之虐政，復文襄之故業，推親親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如晉，至不暖席，而士匄之聘，踵及魯庭，以伯主之尊，報禮於魯，惟恐或後，晉之待魯，非復昔日比矣。於是杞伯邾子之朝，項領相望，自吳伐邾之歲，曹伯來朝之後，諸侯不至魯庭者十年，謂魯之不見重于大國也。今而驟來，庸非爲晉重魯之故歟？大國來聘，而小國來朝，公之困辱，至此可少殺乎？則當居安思危，鑒已往之不逮，圖將來之日新，明德脩政，懷保小民，維其時矣。不此之圖，而繫樂傲怠，如恐不及，當農事之方殷，役丘民以築囿，囿曰鹿囿者，養鹿之所也。虞山藪之利，以奉耳目之娛，而不知國政已落三家之手，雖有臺池苑囿，其能獨樂之哉？春秋比而書之，義自見矣。厥後昭公之卽位也，魯亦未有事也。七年而公如楚，八年而叔弓如晉，九年而仲孫纘如齊，大國睦矣，而郎囿築焉，無乃效成公之尤乎？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築囿未幾，而周公之魯爲季孫之魯矣。他日定公亦築蛇淵之囿于墮，三都之日，卒使聖人去魯，而一變至道之國，終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叔孫有言曰：無囿猶可，無民何爲？而魯之諸君不悟也，哀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德不脩而懼外患者爲可鄙，身不正而結外交者爲可危。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義也。曾何會盟之足恃哉？蔡鄭與鄧爲楚彊而懼，則相與爲會于鄧，而不自省其德之不脩也，不亦鄙乎？魯之桓公，篡其兄而

立則往與戎盟于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于鄧之會。特書于經。而于唐之盟。謹書其至。聖人之意見矣。嗚呼。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吾聞蠻荆之來威矣。未聞私相會聚而懼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吾聞戎狄之是膺矣。未聞刑牲歃血以要之也。而況於時會發禁。行人掌其事。非列國之所得專。司盟之法。太史藏其約。非諸侯之所宜用也哉。今也。蔡鄭之爲會于鄧。不過謂我之封境密邇荆蠻。而筆路繚縷之衆。實蕃有徒。惟我有邦。所當協比。以爲輔車相依之勢。自常情觀之。其策未爲失也。君子則曰。惟德可以自強。苟有令政。則湯以七十里無敵於天下矣。何不師之。而安其所以危乎。事醜德齊。莫能相尙。而徒以會聚爲能事。陋矣哉。三國之所爲也。春秋直書其事。雖無貶詞。而鄙之之意。自見于言外矣。若夫魯桓之及戎盟于唐。得無謂已得國本以不義。而狼子野心之種。實處東郊。我位新定。所當脩睦。以市繼好。息民之譽。自常人言之。以爲不足責也。君子則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彼諸侯之甘心同惡者。無可望矣。安知禍之不在此乎。要言旣畢。反行飲至。以告先君之廟。幸矣哉。桓公之此行也。春秋先書及以志其欲在魯。終書至以志其幸而得歸。而危之之意見矣。觀之諸侯。已不能自強矣。觀之望國。又有甚焉。則夷夏盛衰之勢判矣。嗚呼。濫觴不塞。必致于滔天之憂。履霜不謹。無惑乎堅冰之至。他日盟于齊而戰于泓。次厥貉而盟辰陵。甚而至於問鼎於周室。則楚之勢愈盛。向使蔡鄭之徒。能思所以自強。吾固知其不在此也。異日侵濟西而爲魯患。阻燕貢而逐曹君。極而至于敗劉康公之師。則戎之抗莫遏。向使中國無間可乘。吾又知其未至此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憂國者盍亦以禮義爲尙。不然。何華夷之足辨哉。

鄭人侵宋。宋人衛人伐鄭。荆伐鄭。會齊侯。宋公云云同盟于幽。

貳國背好。以啓華夷之交。爭外夷。猶夏而速諸侯之從伯。此世道之所以變也。夫夷狄之陵中國。豈無其故。而列國之成爲伯。亦豈無其由哉。故我莊公之時。鄭人棄二鄆之好。而間齊以侵宋。於是諸侯有伐鄭之舉。未幾而荆亦伐鄭。則華夷之爭。鄭非由鄭人侵宋以啓之歟。荆旣伐鄭。而後于幽之盟。出於諸侯之所同欲。而齊伯成矣。然則來齊楚之爭者。鄭也。而成齊桓之伯者。荆也。比事以觀。豈不信哉。師人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其鄭之謂乎。又曰。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雀者。鷓也。其楚之謂乎。我莊公之十年。齊宋實始爲郎之次。其年荆亦敗蔡于莘。儼然有與君並興之勢矣。越四年而荆入蔡。於是乎有二鄆之會。諸侯之心。蓋已凜凜畏楚。而思倚齊以爲安矣。鄭何爲者。玉帛之好方同。而干戈之念又起。間諸侯之有事于鄭。而侵宋。潛師以掠人之境。何名也。是時宋方睦于齊。師而加宋。齊必救之。鄭豈不知此哉。而侵宋焉。是謂自作孽。以動天下之兵也。未幾而諸侯之師至矣。以一旅之侵。易三國之伐。鄭之爲謀。疎矣。不思旣睽于齊。而又取輕于楚。遂使荆尸乘廣之卒。鳴鑼擊鼓。公然問其緩告之罪。而滎陽京櫟之間。自是多故。向使鄭人能守二鄆之好。則唇齒之勢方固。楚安得而輕犯之哉。故曰。貳國背好。而啓華夷之交爭也。若夫齊之圖伯。固未能卒有諸侯也。北杏之會。宋人旋叛。二鄆之役。鄭又貳心。屢會而不敢爲盟。知人心未可以強一也。及夫荆患至鄭。則天下諸侯。皆有無厭及我之慮矣。於是大國若宋衛。小國若滑滕。遠國若陳許。望國若魯。無不皆來。而鄭伯亦不敢不親至矣。於是相與爲盟。且謂之同。而無不從齊之國矣。向使楚患未至于鄭。則桓公之伯。烏得而遽成哉。故曰。外夷猶夏。以速諸侯之從伯也。春秋書曰。鄭人



侵宋責之也。三國伐鄭而齊人將卑師少也。荆伐鄭狄之也。盟于幽而書同同欲也。諸侯書爵與之也。不書我公諱失信也。聖人予奪之意見矣。嗚呼以列國而主天下之政豈春秋之所欲哉。不得已也。則世道之變可勝言哉。雖然吾於齊桓伐鄭之事不能無憾也。鄭突以篡而有國當討也使桓公能請于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于得鄭而已耳。伐鄭以討其侵宋執鄭詹以問其不朝於天下之大義無與也。論者謂召陵之役不問楚之僭王而問包茅之不入蓋伯者之苟且大抵類此不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盛矣。何仲尼之門羞稱之哉。

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外臣之來望國其受命同而所行異。春秋因其得失而予奪之也。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孫高子皆齊大夫仲孫之來名爲省難。高子之來名曰謀魯其受命而來也。皆非有定難安危一定之辭也。春秋略其君臣之常詞而不稱使無以異也。然仲孫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高子至則平魯難而定僖公使魯國賴之以安。是仲孫不能匡君以義而高子則能權而合宜。故春秋一則直書曰來而不言其故。一則美而稱子且曰來盟。則二子之得失可見矣。仲尼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謂之以禮則不可爲私也。謂之以忠則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也。然則仲孫高子之得失豈不昭昭矣乎。夫齊之與魯親則甥舅且鄰國也。魯國有難齊其可以坐視之乎。而況於盟幽之役。旣以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焉。於是乎授之諸侯。將何爲耶。天禍魯國莊公卽世而嗣子弗終無所歸咎。魯之臣子方將有討而力不足。則大國是望而已矣。桓公不脩迺職而有乘亂取國之心。乃使仲孫來魯陽以省難爲名而陰行

窺覘之計。伯主之義。豈若是哉。仲孫之言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既知罪人之所在矣。則勸其君。共行天討。不可後也。乃曰。難不已。將自斃。固將坐而待之乎。雖有務寧魯難而親之之言。不足以蓋其幸災養患之罪矣。卒使巨姦稔惡。無所忌憚。而武闡之禍再作。向使仲孫能勸桓公。早爲之所。豈至此耶。春秋不言其故。而止曰來。則其來之無名。可知矣。閔公無祿。魯國無君。桓公又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所以命高子者。想不異於仲孫矣。而高子則不然。君之命我。雖無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豈可不引之以當道哉。與其取魯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魯以昭吾君之令德哉。於是制其闢外之命。魯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魯難未已。我是以有鹿門吏門之城。魯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協而爲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賴以不墜。而齊侯獲存亡繼絕之名於天下。嗚呼。事君若高子。真所謂大臣哉。若仲孫者。可謂具臣而已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稱子。且曰來盟。見其權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權。而合乎善。非若仲孫之比矣。或曰。仲孫以省難來。安知其陰行窺覘之計乎。曰。觀桓公之問曰。魯可取乎。則知之矣。曰。然則仲孫何以稱字而不貶乎。曰。仲孫雖不能勸君以討賊。而亦未嘗納君於惡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是矣。故以仲孫方之高子。則不足。若加貶焉。則有勸桓公乘時以取魯者。又將何以罪之哉。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故曰。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夫豈可以苟言哉。

### 晉人執虞公

諸侯徇利以失國。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國家。而以利徇人。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謂乎。虞公貪璧馬之賂。而從晉以滅虢。虢亡而虞亦隨之。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言以衆人執獨夫也。夫以千乘之國。爵爲上

公而晉人執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觀聖人之所書。可以爲貪利者之戒矣。夫虞。太王之昭也。晉於是乎滅虞矣。則不言滅。而止言晉人執虞公何耶。蓋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而有壤地褊小。困於強暴。力不足而失其國。非其有以致之。則書滅。以見滅之者之罪。如譚遂。弦黃之類是也。若夫虞公。則異於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犯之哉。今也重貨財而輕兄弟。信邪說而違忠言。璧馬旣入。而滅虢之師遂起。不思下陽滅而虢不能爲虢。虢滅而虞不能以爲虞。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宮之奇言之矣。而不聽。是愛社稷不如垂棘之璧。而視同姓之親。不如屈產之乘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獨夫而何哉。以千乘之君。而身爲獨夫。其亡也。非不幸矣。春秋不書晉人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若曰。虞地之縉於晉久矣。虞公之死。命制于晉而已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穀梁曰。其曰公者。猶下執之之詞也。嗚呼。利之能亡人國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如虞公矣。或曰。晉之於虞。同姓也。衛侯燬滅邢。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晉得從末滅。何耶。曰。滅人之國。其罪易見。而貪利以失國。其罪難明。下陽。邑也。而以虞晉滅之爲文。晉之罪已見矣。今又執虞公焉。虞公。天子之上公。而晉人擅執之。是無王也。而得爲無罪乎。春秋不以梁亡之法書之。則亦不以怨晉矣。若夫滅同姓之惡。復何待於貶耶。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伐國而圍人之邑。與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不容也。夫兵。春秋之所惡。至于乘勢以爲利。尤有所不當爲者矣。我襄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而圍台。書伐書圍。是罪之在莒也。季孫宿受命以救

台不受命而遂入鄆。書救而遂入，是罪之在季孫矣。莒固不義，而魯亦豈爲義哉？春秋比而書之，所以著二國阻兵脩怨之罪也。凡書伐者，皆惡其擅兵以爲暴也。伐而圍人之邑，則又甚矣。凡書救者，皆善其恤患而解紛也。救而遂入人邑，則救不足言，而入爲罪矣。是故蕞爾莒國，敢伐我而圍邑，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爲魯憂之。季氏強臣，因救邑而生事，患自內作者也。魯國之憂，至是始大矣。嗚呼！龍旂承祀，奄有龜蒙，魯周公之裔胄，春秋之時，惟齊倚其舅甥之故，而轉爲仇敵。其他若宋若衛若晉若秦，皆不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陋在夷之莒，乃敢執干戈與魯周旋，庸非魯人自取之乎？鄆之役，季友敗其師，而俘其卿，莒人不敢報也。僖公屈千乘之尊，嫁女于其大夫，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與之盟，封境之間，雖得無事，而辱國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君，貪功徇利，以啓爭端，莒猶未敢致報，畏魯之有齊援也。襄公不務德政，而屬鄆以爲私卒，致莒人滅鄆，而侏儒有狐給之敗。由是魯之不能爲人所料，而莒始敢稱兵伐我矣。至于今而圍台，乃莒人伐我之三役也。問諸侯之有事，背盟好而興戈矛，今又伐我而圍其邑，莒之罪不可勝誅矣。季孫受命以救台，台者我之封邑，受諸先王，有民人焉，不可以不救也。師至而莒圍解，振旅以歸，復命可矣。乃乘時而遂入鄆，無乃怒蹊田而奪之牛乎？尤而效之，其罪與莒同矣。而擅權生事，不有其君，非細故也。其患豈直伐我東鄙而已哉？春秋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所以著莒人之罪。繼書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帥師救台可也，而遂入鄆不可也。遂者專事之詞，入者不順之意。則季孫之罪不可逃矣。故嘗論之，莒魯之爭，每不利於公而利於季孫，厥後乘亂取鄆者，季孫也，而叔孫當其討伐。莒而取鄆者，又季孫也，而昭公受其辱，其事蓋權輿于救台入鄆之舉矣。故曰：莒患不足爲憂也，而大夫

之患深可爲魯憂也。詎不信哉。

衛人立晉

爲臣而擅置其君。爲子而專有其國。則皆得罪於王法矣。夫春秋爲正名分而作也。衛有州吁之亂。賊既討矣。其國人不請于天王而立晉。是擅置其君也。晉雖諸侯之子。無王命而遂立焉。是專有其國也。春秋書曰。衛人立晉。則衛人與晉之罪皆無所逃矣。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必承國於先君者。所以重父子之親。必稟命於天子者。所以正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於是乎在。而可以私亂之乎。衛州吁以嬖人之子。弑其君而自立。諸侯連兵欲定其位。而衛人不以爲君。凡經八月而殺之于濮。謂衛國之無人焉。不可也。柰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此聖人之所深惜。而特起衛人立晉之文也。歟。吾嘗觀衛人之殺州吁。而知春秋之初。人心之天理猶明也。及觀衛人之立晉。而傷春秋之時。人心天理之壞。亦自此始也。何也。擊鼓其鐙。踴躍用兵。介先君之寵。握百里之權。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有宋魯陳蔡以爲之黨。其勢未易取也。然而敢卽圖之。使一往而陳人遂執以請蒞。以一告老之大夫主其謀。而國人無不從。諸侯無敢沮。非人心天理之猶明。而若是夫。柰之何。討賊之後。遽爾相率自置其君。而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天子。視周室如無人焉。則不顧先王之典。而陷其君於無王之罪矣。彼晉者。宣公也。縱不足責。而石子賢人也。亦不念水木之有本源乎。無他。狃於見聞之習。而遂以爲常也。賢者而若是矣。人心天理之壞。可勝救乎。觀衛人立晉之文。繼于衛人殺州吁于濮之後。其爲深惜之可知矣。是故衛人書立立者。不宜立也。所以著擅其君之罪也。於晉絕其公子。言其內無所承也。所以明專有其國。

之非也。晉也。既立。卒於不令。以亂衛國。大抵不正其始者。必不能善其終。蓋亦必然之理矣。或曰。春秋書立君者二。此年衛人立晉。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彼則指其立之之人。而此則言衛人何也。蓋立子朝者。尹氏之私意也。朝不當立。而獨尹氏立之也。晉雖不當專有其國。而實當立。故衛人之立晉。特不請于王爲可罪。而非若尹氏之私于子朝也。此又輕重之權衡也。吁。聖人之筆嚴矣哉。

###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陰陽之失節。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夫春秋常事不書。惟異而後書之。震電雨雪。常有之物。而以爲異。何耶。蓋周之三月。乃夏時之正月。陽氣未大發也。而大雨震電。陽失節矣。震電既發。則雨雪不當復降。越八日。而又大雨雪。是陽釋而陰復肆也。陰陽之交失若是。安得不以爲異乎。天人一理。有感則有其應。觀春秋之所書。而隱公之失政。可知矣。愚嘗求之洪範庶徵之論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極。而納民于福者也。是故雨暘燠寒風之若否。由之而應。於是乎有恒寒恒燠之罰焉。人君知之。則遇災而懼。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然。則應復爲感。而災咎之來必矣。是故震電者。陽精之發。而雨雪者。陰氣之凝。震電則發于燠。雨雪則凝于寒。不可並行也。隱公卽位九年于茲。不聞令政。而多涼德。以諸侯而不事天子。以國君而不撫庶民。軍旅數興。政權下替。君道之失久矣。今以建寅之月。未當啓蟄之時。而大雨震電。陽氣之運已過于早矣。雷電既發于癸酉之辰。而雨雪復作于庚辰之日。陽不順令。而動非其時。故不能勝陰之兆見矣。故震電而曰大雨震電。雨雪而又曰大雨雪。則皆非小變矣。爲隱公者。盍亦反躬而自省矣。德不脩。政不舉。歟。讒邪之未去。歟。善人之弗用。歟。抑小民之失其所。而祭祀之不共。歟。何上天降鑒之若是。

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而思所以自新。庶其免於戾矣。公則貌乎無所警也。方且伐宋取邑。會鄭入許。揚揚然自以爲功。而鍾巫之難作矣。春秋所書。雖然不言其應。而事應之符。昭然不昧。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以言春秋也。抑嘗攷之于經。凡書雨雪者三。而兩在冬。若以夏時言之。則雨雪冬所當有。春秋法不當書。而況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兩雨雪耶。故知春秋之以周正紀事。而書冬之爲建酉戌亥之月。無疑也。此夏時之正月。則以震電雨雪兼作爲異。且又大而過常。則皆爲不時矣。嗚呼。讀春秋者。不以全經貫之。而欲因一句以求義。安能得聖人之微意哉。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大夫輕身以親淺事。而專命以抗公侯。春秋書之。所以責其重以失己。而又輕以失人也。夫禮莫大於正名分。過與不及。皆罪矣。而況於一出而兩失之乎。今公子結以國卿之尊。而下媵陳人之婦。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既失己矣。既而以大夫之卑。而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是以所輕干乎禮之重。又失人焉。然則結之不知禮也。甚矣。春秋能不深惡之哉。吾聞之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以微者而視大夫。猶以大夫而視公侯也。其體之不敵。猶堂陛之有級。截然不可犯矣。今公子結以諸侯之子。爲富國之卿。固將任出謀發慮之寄。以匡社稷。庇民人也。今乃縱一己之私情。親媵婦之淺事。是謂以尊臨卑。而亂上下之等威矣。至於齊侯者。太師之胤。東州之方伯也。宋公者。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也。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乃不自揣。而敢上要之盟。無乃以卑抗尊。而紊君臣之名分乎。故以公子而媵微者之婦。是以冠而薦屨也。以大夫而盟齊宋之君。則舉足而加首矣。不特此也。人臣非君命不越境。鄆。衛地也。以私事而

出不可也。大夫無遂事。盟者有國之大權。不稟于君而專之。不可也。然則此行也。豈特失己失人而已哉。又有不臣之罪矣。春秋據事而直書之。結之罪其可逃乎。是故牲盤之好。方講于秋。至冬而三國之師。至于西鄙。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公子結之謂乎。雖然。魯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彼結之求盟。其從其否。固在我也。何至以二國之君。而輒從其所欲哉。旣盟而後伐之。非矣。厥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求盟而齊侯弗及之。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卻行父之請。而況于堂堂伯主之尊乎。嗚呼。結不足責也。吾獨深爲齊桓惜之。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伯謀不協而與國貳。此外夷之所以得肆其志也。甚矣。齊桓之伯有始而無終也。牡丘之役。將以救徐。而先爲盟。固可見其不協矣。誓言方新。而宋人有伐曹之舉。大功未立。而自攜貳。將何以禦外患耶。遂使楚人得志。而敗徐于婁林。中國之勢。於是乎衰矣。由此觀之。非桓公不能敦不息之誠。而至於斯歟。常謂齊人以治外者。善謀也。慎終以承始者。善道也。故外夷之進退。未嘗不視諸華之彊弱。而諸侯之向背。又豈不由伯心之思。數哉。是故桓公之始伯也。鄭侵宋。則合宋衛以致討。荆伐鄭。則率魯宋而往救。分災討貳。諸侯無闕。故能壯中國之勢。以服四夷。召陵之功。蔚爲五伯之盛。誠可嘉也。使其嘗存是心。不亦善乎。柰何葵丘旣會。震矜遂生。由是楚伐黃而不救。以次陘。犄角之助。反貽隊命。亡氏之悲。則桓公之不足以宗主諸侯。人知之矣。不然。以密邇山東之徐。楚人何敢踰越險阻。以伐之耶。今楚而敢伐徐。則以不救黃。而覘桓公之不能矣。公能於此而振旅焉。猶可及也。柰何八國諸侯。萃于牡丘。則不鼓行直指淮泗之間。以



拯徐人於焚溺。而方且刑牲歃血。以詔鬼神。諸侯君實有之。何辱盟焉。則伯謀之不協。可知矣。使敵人得以忖度其情。而淹留不退。誰之咎耶。大夫之救。不聞有功。而伐厲之師。徒爲續武。未幾而無役不從之。宋遂敢致怨于伐厲。從齊之曹。雖曰弱曹。不顧齊矣。不知杜丘之盟。何爲耶。外憂未弭。內志已暎。俾好惡同之之國。翦爲仇讎。而不能禁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今不然矣。中國之虛實。在楚人目中矣。於是荆尸乘廣之旅。盪合豕突。以敗徐于婁林。則向日爲齊取舒之人。今亦無以庇其民矣。使三十餘年之功業。一旦掃地。豈不哀哉。嘗因是而論之。齊桓之伯業。有係於宋不小也。方其始也。宋公推戴。以爲盟主。而伯業以成。及其終也。宋人背之。以伐曹。遂卒無以制楚。昔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曷嘗倚人以爲勢哉。譬之於水。有本者其出無窮。若夫蹄涔溝澮。得雨而盈。霽則涸矣。嗚呼。此伯者之功烈。所以如彼其卑。而君子不願爲之也夫。

齊侯襲莒

大國用兵以掩人之不備。春秋特書。以著其罪也。夫兵以禦暴。非所以爲暴也。而況以詭詐行之者乎。齊爲不道。乘莒人之不備。而潛師以襲之。不仁甚矣。春秋特起襲莒之文。而專目齊侯。則其包藏禍心之惡。何所道哉。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羣。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況於人乎。凡春秋書用兵。皆在所惡。然亦有聲罪伐人。而駐兵不戰以服之者矣。未聞有以襲書也。彼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無故而加之兵。已有陵弱犯寡之罪。況以陰謀闕計。出其不意而掩取之乎。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齊莊背澶淵之會盟。而助叛臣以伐盟主。不義甚矣。入孟門。取朝歌。無損於晉也。動而無所以生悖心。於是襲莒。

之念興焉。銜枚臥鼓。出莒人之不意。自謂一鼓可以得莒矣。而不虞其謀之不遂也。且于之門。傷股而退。蒲侯之遇。杞梁授首。亦何益哉。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晝伏而夜動。其齊侯光之謂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編。此爲特筆。蓋用兵之中。其罪爲尤甚者也。而齊獨有焉。他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而鄭罕達亦帥師取宋。師于岳。潛蹤密跡。伺人之間。以相傾覆。流而至于戰國。殘民以逞。若艾草菅。然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今年未能得志。明年再興伐莒之師。構怨未已。而不知禍盈惡積。變起蕭牆。未幾何時。崔氏之難作矣。故曰。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嗚呼。若齊莊公者。尙誰懟哉。抑嘗考之于經。凡特筆以著其暴者。多在于齊。故在襄公。則有遷紀。邾郚之舉。在桓公。則有降鄆。遷陽之文。不特此也。春秋未嘗書滅國也。而滅國亦自齊始。發揚蹈厲之志。以成從簡尙功之俗。蓋其流風之未泯歟。



# 誠意伯文集卷之二十

##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力役薦興而民困。故天降之異爲可憂。夫固國莫大於保民。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卽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臺于郎矣。至夏而再築臺于薛。其秋又築臺于秦。三時而築三臺。是謂妄興力役。無故以勞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災。寧不深可憂乎。是故一歲築臺而至于三。則莊公之虐其民者。可見一時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吾嘗觀于莊公之經矣。公之二十八年。一興築郟之役。而遂至于大無麥禾。則其不能務本節用。而無豫災之備。可知矣。築郟之歲。未嘗聞有水旱蝗螟之災也。而至于倉廩皆竭。況于連築三臺。而重以不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爲之深憂。而謹書之也。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夫豈以爲觀游之所哉。今莊公去國築臺于遠。則是爲耳目之娛。而勞民矣。勞民以自樂。使百姓見其車馬羽旄。皆疾首蹙頰。而相告其何以爲國乎。故當卒歲于耜之時。旣已築臺于郎矣。至舉趾條桑之月。又築臺于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役享葵及菽之民。而築臺于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憚煩也哉。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怨懟之氣。積于下。而陰陽之氣。滲于上。是以不雨之應。遂見于二年之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而淫從其欲哉。今茲之警。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災也。春秋猶謹書焉。所以寓憂民之深意也。抑嘗論之。魯於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爲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桓之伯。宴安無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乂其民。

周公之業可復振也。今也不然。及此時盤樂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築臺而不雨矣。明年之春。又城小穀。是以民力爲不足惜。而惟其所欲爲矣。身雖終於正寢。而嗣子卒斃於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諸侯連兵以構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于前。而貶之於後也。夫征伐會盟。已非諸侯之所得爲。而況以不道行之者乎。鄭憾魯之後已。而挾齊衛之君爲郎之戰。是謂連兵以構怨。非義甚矣。旣戰而爲惡曹之盟。又結言以固黨。夫何義乎。春秋存其爵於戰。所以見其實。貶其爵於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載之法。掌於司盟。聖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齊者。太師之胤。衛者。康叔之後。而鄭者。宣王之懿親也。我周東遷。子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所當戮力以爲藩屏。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今也不念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略。使宗周之卑。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且郎之戰。何爲耶。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彼鄭伯旣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爲徒矣。今乃以周班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將戎卒。壓周公之封境。以快心於一戰。尙爲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爵。而曰來戰于郎。若曰三國之志爲此戰也。則其動衆無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先齊者。所以治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爲耶。方其來戰也。旣曰同心以從事于兵革矣。復何嫌隙而結盟哉。蓋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

刑牲敵血質之以鬼神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長亂耳春秋於此貶其爵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以當王爵也則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書爵則不知其爲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不足以瘳三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示貶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齊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言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從今日取賂而納突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臣之義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漸盡而天下變爲伯矣吁春秋深貶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戚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于戚以列其罪人于會矣至于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無乃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也乎觀春秋書于戚之會於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于後則晉之所以爲伯主者可知矣云云昔者桓王不討宋魯而伐鄭以致纒葛之敗王綱始大不振而春秋譏其不天爲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今有以臣逐君以弟篡兄則相與爲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知其無益矣故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其斯之謂與是故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欲也其於先君且然矣於嗣君乎何有丘宮之盟殺三公子尹佗之追直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帥職而增淫發洩罪孰大焉晉悼

惑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行天罰。而反爲之合。七大夫于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何以爲訓乎。遂使亂臣賊子。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所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毀瓶之怒。起于孫蒯。當是時也。衛侯在外未入。而僭竊之黜。猶立于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愬。治其舊惡。告于諸侯。復行廢黜。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弗問。而執石買。徒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秋先書于戚之會。旣出林父之名。而繼於衛侯。出奔之後。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置林父而討買。則不可也。於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衡矣。故以悼公之賢。而伯止于蕭魚。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縱。則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貳。豈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晉人以會戚之大夫。而討逐君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于孫氏。則晉之伯業。未可量也。而不能焉。惜哉。他日變盈入於曲沃。而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大夫相繼而起。其患不減于林父。三家競爽。而靖公廢爲家人。其禍不止于衛侯。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推原其由。則于戚之會。可勝憾哉。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禮失於亟。而復失於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夫喪祭之禮。各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三年。而閔公遂行吉禘之祭。無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卽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王制禮。以節人情。亟與緩。同爲不敬。魯爲秉禮之國。而若是焉。可歎也。夫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旣葬。則反

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寢。而不同於宗廟。以昭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閔公既失之於亟。而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己意行之。先王之制紊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爲周公之魯惜哉。自今觀之。吉禘于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三月。則三年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禮乎。禘非魯所當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祀于寢。而非宮廟。遂用盛樂。而行吉禮。三年之愛忘矣。爲子而忘三年之愛。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秋禘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禘。見其用吉之早也。曰于莊公。明其于寢也。而閔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過乎期三月矣。過基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節。以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爲微而忽之。慎終之意。蔑矣。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爲子也。是事也。積惡之原也。春秋於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謹志其日焉。而文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謹其禮。履霜堅冰之兆也。其可以爲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魯僭天子。以爲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今皆見于春秋之經矣。爲國以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于如此。此時之魯。尙可爲周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禘太廟。以致妾母。縱逆祀。以亂昭穆。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於他國。又何望焉。嗚呼。周公其衰矣。

###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聖人不以常事過褒於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能行之于春秋之世。則既賢於當時之人矣。



而況又爲子臧之後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鄆者其食邑也。自鄆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鮮有以名氏書。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而二美具焉。可不書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珪。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春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叛其國。能使其衆者。無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智。而據防以求後。況其他乎。今有人焉。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所行。又有異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錄之哉。若曹之公孫會是已。夫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者何。所謂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喪。負芻乃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負芻懼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晉侯之執負芻也。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謂社稷之鎮公子也。今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衰亂之世。獨能行古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卽走于他邦。而居于鄆。則非有大罪也。明矣。居鄆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徐焉。自鄆出奔宋。其進退之間。雍容不亂。隱然有子臧之遺風焉。可謂不墜其世德矣。觀于子臧已如彼。而子臧之後又如此。子臧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著其美也哉。故奔未有書自者。而書自鄆。則知其爲待放也。曹無大夫。唯公子首以鞏之戰。特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則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于鄆。則非叛也。自鄆出奔。而不以鄆繫之。曹則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抑嘗論之。國之衰也。未嘗不由親小人而遠賢臣也。是故維鵜在梁。刺于詩人。乘軒三百。數于伯主。其來久矣。故子臧賢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于宋。然後白鴈來。而

公孫疆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于經。嗚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踰河蹈海。而知魯。觀春秋書子哀來奔。而知宋。吾於公孫會之去也。而又有以知曹矣。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疆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爲世道慮也。世至文公。中國衰。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爲侵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于厥貉。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後。然則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于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崤函之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業不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荆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爲憂。而以秦狄黨楚爲憂者。何哉。蓋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荆旣盛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強競爽。不弱一個焉。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于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于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耶。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線。可不懼哉。況於晉君冲幼。不在諸侯。於是起范山之邪謀。生蠻荆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傲。楚人遂敢以試其倔強。而北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爲無罪。康猶不悛。不顧義理之是非。而惟以報復爲事。興兵伐晉。以取北徵。當楚狄交亂之際。而乘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爲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爲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爲侵掠。而豺狼之毒。寢不可遏。是役也。非特爲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

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興。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狄雖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變夷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入于中國。驅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書子。同于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于前。而進楚于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于蜀。而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卽楚謀我。則秦之黨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麇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更生一敵。以爲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去矣。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污於荆蠻久矣。秦之先死于王事。有功於周室者也。穆公以于疇之敗。出悔過之誓。言聖人錄之。使其由是而進于善。則其伯豈止西戎而已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諸侯連兵以爲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也。夫兵。聖人之所惡。而況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問鄭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旣入鄭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豈得爲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爲交責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焉。列國而非王命。不敢擅遣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爲黨。以奸詐爲仁義。視殺戮爲尋常。侵奪紛紛。莫之能禁。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也。於是挾衛人以擣其虛。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謀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境。是宋衛之得志於鄭矣。二國旣已入鄭。而駟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鄭有舊怨。戴何罪乎。不過乘時

微利以凌弱而犯寡耳。則其阻兵安忍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遣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其銳也。及其既伐。戴而圖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彼宋衛狙於入鄭之役。謂己實無敵矣。而不虞鄭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內。一舉而三國之師盡沒。亦可爲好兵毒衆者之戒矣。嗚呼。宋衛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用兵。莫甚於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平于魯。而不之救。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無能爲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郟防之取繼至。則宋已墮鄭之術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之不道也。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郟之不會伐宋。於是託於王命。而挾齊人以入其國。入者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不朝得罪於王。王帥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于繻葛。王非諸侯之敵者。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於入郟。書人書入。以著齊鄭之罪。於伐鄭不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也。奈何寤生以小人。之雄。連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爲無王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司盟之法。溫麥周禾。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郟。果欲尊王室哉。觀繻葛之一戰。可以究其姦雄。

不道之心矣。夫邲者，文之昭也。當魯之九年，鄭人伐宋，召邲，而邲不與，非邲罪也。鄭莊以其嘗爲王之卿士，而託於王命，以敗諸侯，於是合齊人以虐邲，而誣以違命之罪，于戈戎馬，造其國都，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怒，躬帥三國以伐之。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于王，尤足信其入邲之爲矯矣。不然，鄭方糾遯王，惡何至自受王師之伐也哉。王師旣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繻葛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輿，逆埋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爲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雖然，鄭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邲之役致之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矯制入邲，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以制諸侯，於是而入許，於是而納馮志，得意滿，遂有繻葛之舉矣。自繻葛以後，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啓，故夫東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爲也。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誅矣，而齊以太公之裔，賜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制鄭，而從其所欲，然則祿父者，亦寤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可罪。夫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歟。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禮矣。況以中華而用夷俗，以夷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於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訓辭，抑豈不可，而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貶稱子，狄之也。公子遂帥師，言其用大衆也。入者，不順之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其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曷嘗自外於禮乎。湯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曷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斲壞，天理不明，故小國安于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無仁愛之心。於是并吞並起，弱肉彊食。然後禮義衰，而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夷狄暴橫，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鄙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孫，用東夷之習俗，投章甫而襲左衽，變禮樂而言侏離，已則無禮，以汙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夷禮，遂從而夷之。以見杞之自絕于中國也。由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奈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我大國以爲援，其情亦可矜也。而況於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棄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爲是僕僕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類，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引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興滅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來朝之車甫旋，而上卿授鉞，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罪，何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于杞子來朝之後，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嘗考之，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則杞每以朝魯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季姬，遇鄆子，而閨門之防亂。況又從楚盟，齊乞師於楚，使天下淪於塗炭，魯之爲魯，庸愈於杞乎。不省己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穀盟于垂隴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受其辱矣。奈何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孫敖會之。晉又以士穀主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下。誰之咎耶。春秋於處父之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夫可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況於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周道衰微。王綱解紐。及邾盟蔑。隱公實肇其端。至于浮來之敵。降尊從卑。于折之盟。以下援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爲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桓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爲討于防之敵。魯又不祥。直至後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歟。晉文以譎主諸侯。而翟泉之役。首爲厲階。王臣且不顧矣。況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來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滅紀廢典。以干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爲魯諱。魯人恥之。君子亦恥之也。至于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咸與在列。而晉又使士穀主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敖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尤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處父之盟。而後有垂隴之盟。晉有處父。士穀。而魯有公孫敖。相視而起。相觀而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始之法。故深貶處父。而垂隴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書以從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

名氏書于經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紛紛迭起，而桃園之事過市之哭，繼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走，靖公廢，乃其效歟。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于始，爲後世慮，至深遠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外夷猶夏，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夷遂強，而用中國之禮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機也。夫外夷之所以強，皆由中國不振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于狼淵，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以五國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之以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歟。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後華夷無復辨矣。可不爲之寒心哉！嘗謂夷狄猶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爲可憂，何哉？當齊桓創伯之時，荆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于幽之後，荆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駸駸乎強大而將不可遏歟。然而次陘之伐，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戰，獻捷于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濮以來，楚人不敢北嚮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寧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夷盛衰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鄭之師，而逡巡畏縮，不卽赴敵，遂使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耶？春秋於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強夷得遂其志，而越椒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乎望國，觀其以玉帛而來，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慕之者哉？不過借此以爲窺覘之計耳。春秋於救鄭之役，



貶諸大夫而稱人。而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于來聘之役。遂進楚而稱子。以蠻荆之得與齊晉並肩。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于伐鄭。而滔天于聘魯也歟。甚而至于辰陵之盟。于郊之戰。首足遂倒懸焉。然則晉靈趙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或曰。來聘之舉。傳謂與之。今子之云。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也。而寢強之意見焉。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役得書爵耶。愚請爲之說曰。滕子來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淪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而得稱子。若曰。楚之進于中國。自聘魯始也。吁。聖人之旨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禮施於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當降之國者。天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爲非。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茲非人事之失乎。百穀順成。嘉瑞也。而以爲異。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天理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茲非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爲禮。而施于桓公。則非。在他君以有年爲常。而降于桓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哉。嘗謂春秋之作。無非爲存天理。正人倫計也。人事舛。則倫不正。天道潛。則理不明。聖人上奉天時。下立人紀。故有賞刑之庸。而有燮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不於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是故魯桓篡隱。而奪其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暴明其惡。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討。則鄰國之所當舉法也。況於太公實受賜履之命。齊可以不問乎。奈何不脩方伯之職。乃使其貴介弟將玉帛以脩好。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所謂禮施于不當施之人也。桓篡隱而有其國。天

理之大變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旱乾水溢，疾疫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爲常，而莫能討，則惟天能誅之耳。況於豐年之瑞，當應于有道之國。魯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災之譴，當其卽位之三年，乃獲五穀皆熟之慶。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特書曰：有年。是謂瑞降于不當降之國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安得不以爲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惡，猶桓也。元年齊侯與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亦僖公修聘之類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人事之失，天道之變，春秋特於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賊之法，嚴矣哉。雖然，弟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僭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螽災，每見于經，而僅一有年，則他歲之歉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誅，而周公之遺民不可殄也。天爲民而有年，豈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難，亦不異於薦氏之禍，何耶？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

###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于外

望國以非禮爲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夫知其不當爲而爲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當祀以夫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爲別立宮以祀之。蓋自以爲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也，不當爲之主婚，而莊公忘其父之讐，爲築王姬之館于外，亦自以爲得禮，而不知其悖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爲其所不當爲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之也。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爲其母不禫，所以厭於尊。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降於嫡。此禮之當辨者也。況以妾母而敢立宮以尊之乎？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此義之當行者也。況以父讐而敢築館，以主其婚乎？今隱公紊嫡庶之分，而莊公忘父子之親，天理絕而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

也。隱公承先君之邪，而讓非其所當讓，將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則仲子不得與之並享，則非不知仲子之爲妾矣。故特奉之以別宮，自常情言之，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別立宮焉。疑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公雖不敢祔仲子於太廟，而立宮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書曰：考仲子之宮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隱公之以非禮爲禮，可知矣。莊公之於齊，不共戴天之讐也。天王嫁女于齊，而使魯爲之主，害義甚矣。爲莊公者，泣血以請辭焉，而勿從之可也。奈何藐然不顧，而遂受命焉。然不館之於國內，則非不知其不當爲也。故特築王姬之館于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于外，不失居喪之禮，疑若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寢苦枕戈之時，而與仇人主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則莊公之以非禮爲禮，又可見矣。夫考宮常事也，其得爲者不書，而考仲子之宮，則書，以其亂夫婦之倫也。考宮書于上，而繼之以初獻六羽，六羽尤非仲子所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逃矣。魯主王姬久矣，其得爲者不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其忘父子之倫也。築館書于上，而繼之王姬歸于齊，歸齊則非魯所當主，而莊公之罪，不可追矣。斯二者三綱之所繫也。春秋安得不深謹之哉。嗚呼，魯之禮若是耶，而曰猶秉周禮也，然則當時諸侯之於禮，可知矣。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伯主旣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慮患于功成之後，則未有不失之者矣。晉悼公疊三駕之勞，以得鄭于蕭魚之會，此中國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曰秦晉仇也，蕞爾莒，乃敢伐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覘晉之怠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焉，寧不深可

情哉。故自蕭魚而晉伯衰矣。吾嘗觀于齊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攘夷狄。恤與國。糾邀王慝。如恐弗速。何其勤耶。至于葵丘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抑。君子傷之。以爲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緣陵之城。救徐之役。功雖不足。猶有事焉。而未至如晉悼之遽自畫於服鄭也。人徒知葵丘爲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爲悼公勤怠之機耶。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內。圍宋彭城。以治外。而復伯之權輿。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諸侯。和戎狄。三分四軍。以待來者。其勤爲何如耶。故鄭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會。震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盡善矣。於是乎肆青圍鄭。聊以張吾三軍。而納斥候。禁侵掠。旋繼于行成之後。講好會。而卻擔盟。推至誠以待鄭。使反覆之人。不惟而革。而有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奈何服鄭之後。遂自縱弛。秦虎狼也。黨楚而來謀我。盍亦預爲之防乎。今也徒知一鄭之服爲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爲可憂。蠱蠱有毒。況敵國乎。秦人來伐。乃使士魴以孤軍禦之。卒易秦而不設備。于櫟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恥矣。比及明年。僻陋在夷之莒。亦敢與師伐魯。而圍其邑。夫魯晉之同姓。事晉最謹。而莒敢陵之。豈徒弱魯而已。知晉之怠而不畏也。觀春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明年又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無乃與盟于葵丘。而繼書狄滅溫。楚人伐黃之事類乎。雖然。蕭魚之會。晉悼之終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衰亂之世。亦可謂之小康。然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資。而止于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替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荀罃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欒黶。而會戚惑于荀偃。師曠然駸駸不振。而溴梁之兆見矣。無競維人。豈虛語哉。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囂

列國互用詐以相覆。春秋直書之。亦可見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夫兵。聖人之所惡也。而況於以詐謀交相傾覆者乎。我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越五年。而鄭罕達又帥師取宋師于囂。夫取者。悉虜而俘之也。成師以出。而使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計。詐謀並作。仁義塗炭。寧不重可憐哉。觀春秋書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以有所感矣。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羣。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況人乎。時入春秋。諸侯放恣。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用詐逞奇。紛紛而莫之禁。以奸宄爲仁義。以殺戮爲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誅矣。今鄭大夫欲外取邑。以與嬖人。於是乎有圍宋雍丘之舉。其罪豈不大哉。春秋乃舍鄭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何也。夫敵加於己。自反而有禮焉。則脩文告以卻之。不得則告于天子。請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圍鄭師于雍丘。日遷舍以合壘。是宋人之志。在於盡割其衆。而異於解罔祝禽者矣。則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書鄭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言取。則無一人得脫可知。而鄭之懸軍深入。自取敗亡之罪。亦可見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爾者。必反乎爾矣。不越五載。而鄭罕達又以取宋師書于經。夫向巢欲盡平元之族。而圍囂。亦猶鄭人之圍雍丘也。鄭罕達救囂。而圍宋師。亦猶皇瑗之救雍丘。而圍鄭師也。則鄭人之志。亦在於報宋。必欲悉虜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以不道報之。以怨易怨。當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之伐鄭。而直書曰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囂。則用詐之罪在鄭。而宋之不備不虞。以取喪敗之罪。又可知矣。夫國以民爲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使。況以私忿小怨。驅而納諸陷阱。

之中使其肝腦塗地。骨肉離析。至此極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當服上刑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書曰。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是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師之文。不見于經。至是乃兩見焉。而又出于宋鄭。宋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蕃屏王室。而壞法亂紀。至于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殤鄭莊於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無王。觀宋皇瑗鄭罕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諸侯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變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施禮爲可鄙。而屈身要信爲可賤也。夫惟義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則無以令與國矣。今晉之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役諸侯以私其母家。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後。而使士鞅來聘。來聘所以拜城杞也。未幾而杞子又以來盟。至魯來盟。所以拜杞田也。比事以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有不慊於心者。可知矣。然則晉之失伯。不亦宜哉。夫伯者。所以合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誰敢不從。是故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城邢封衛。天下翕然以存亡繼絕之美歸齊。不聞桓公之遣使以謝諸侯。而亦不聞邢侯衛侯之親往結盟于諸侯也。而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功爲何如哉。惟其心在於公義。而非爲私也。今晉侯以奕世之伯。號令諸侯。非弱於齊也。而城杞之後。僕僕焉來聘來盟之。不暇寧。不可鄙賤哉。何以言之。晉平之母。杞女也。杞於是時。非有外患如邢衛之在齊桓時也。德則不競。而介於大國。以勞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也。非晉國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撫其民。而戍母家。詩人有束薪蒲楚之刺。君子傷之。而況於晉乎。今晉臣彪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於是乎合十二國之大夫。勤版築于

東樓之杞。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棄同卽異。不仁。役人以私。不義。不義。不仁。何以爲伯主。當時魯鄭大夫。有甚乎之嘆。而不敢違也。則天下皆知其不當爲。而晉亦自知其不可矣。城杞之役。甫旋而十鞅之聘。踵至。謂區區禮文之未可以蓋其愆。而收諸姬之心乎。則其鄙也。不待貶而自見矣。旣成其國。又治其田。使晉命之出于公。魯何敢不盡歸乎。今齊魯以肥杞。乃以卿大夫相繼于朝。府無虛月之故。則晉之所以令諸侯者。利而已矣。來盟以固歸田。而以國君親其事。且不守中華之禮。而用夷俗焉。夫以土田之故。親辱于人。是徇利也。以先代之後。而變于夷。是棄禮也。禮虧利勝。其能國乎。嗚呼。晉以城杞之故而來聘。杞以得地之故而來盟。則伯主之所以爲伯主。杞子之所以爲諸侯。皆可知矣。春秋於城杞。則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動衆之罪。而繼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又繼之以杞子來盟。杞稱子。賤之也。蓋嘗考於斯時。天下甚多故也。吳楚交政于中國。此何時耶。平公舉七世之伯業。一朝付之於楚。自謂可以奠枕而居矣。不知于虢之會。再讀舊書。于申之役。楚主中夏。他日將通少習之言。一出而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如事天子。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蠻夷侮其外。而大臣叛其內。晉國卒剖而爲三。則皆平公之罪矣。城杞之役。可勝歎哉。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外患自遠而至。近春秋危望闕。以見伯業之衰也。夫華夷之勢。不兩立。伯業衰。則夷狄強矣。當齊桓之暮年。楚人伐黃。而公不救。然後楚復伐徐。夫黃遠國。而徐在山東。與齊爲鄰。非外患自遠而至。近乎。是以牡丘之盟。春秋始書公至自會。而桓德之衰。與國皆有可危之勢。於是因魯以見其餘也。楚之爲中國患久。

矣。東遷以來，僭號稱王，憑陵上國，尚賴齊桓、叔伯以攘夷，安夏爲己任。是以有次陘之役，而中華之勢復振，抑何幸也。奈何葵丘既會，震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遽廢，使強夷得以忖度其心，而前日相與周旋之國，悉蒙其患。自遠以及于近，豈不駸駸乎剝床及膚也哉。觀春秋危公之意，亦可懼矣。且夫黃自貫澤受盟于齊，於是有陽穀之會，相爲掎角，以牽制楚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來盟，則黃實有功於齊也。今楚人敢興兵以伐黃，無乃討其前日從齊之故與？黃以從齊見伐于楚，則楚師之起，乃所以嘗齊也。齊既視黃而不救，然後浸淫而及徐，鳴鐘擊鼓，將問徐以何罪，不過爲其附齊而取舒也。借曰黃遠國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徐在齊之宇下，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黃，則置而不恤，繼之伐徐，則救而不亟，則桓公之不競，不足庇與國可知矣。是故春秋凡桓公之盟會，皆不書至安之也。至于牡丘之盟，始書公至自會，夫楚之患自黃而及徐矣，徐之去魯不遠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寧不有無厭及我之患乎？嗚呼，豈獨魯也。天下之從齊者，莫不岌岌乎殆矣。春秋魯史故至公以著其危，而他國從可知焉。商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於桓公見之矣。厥後公卒未幾，而楚遂至其國都，以盟魯。鄭陳蔡越八年而以師伐齊，取穀。至是則盟貫取舒，進次于陘之憾，悉報無遺。嗚呼，向使桓公敦不息之誠，當楚人伐黃而振旅焉，天下事豈至此也。或者謂桓公初致江黃之時，管敬仲嘗有言矣。桓公不從而卒貽禍于二國，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道也，使其能引公以正心脩身而行王道，則豈無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之遺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國賢君欲自援於蠻夷之汙，而不克遂其志，君子蓋深傷之，不然，仲之器不小矣。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入吳



強國每逞力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之事，亦可以爲戒矣。方吳之敗楚而入郢也，師猶在楚，而於越乘虛以入吳，亦可警矣。至于黃池之會，方與晉侯爭長，何不虞於越之又入其國耶？春秋始書於越入吳于吳入郢之後，再書於越入吳于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後，則其虛內事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嘗謂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然也。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長岸雞父之戰，滅巢滅徐之文，經不絕書，猶曰以蠻夷而攻蠻夷也。及其勝楚，則遂及齊而及魯，及晉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響邇，自以爲莫能敵已，不知禍亂相尋，罔有紀極。東南又生一越，爲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姑蘇之棲兆矣，豈不可爲陵人而不顧己者之大戒哉？自今觀之，吳乘楚之得罪於中國而伐之，雖曰因以復怨，猶有名也。至于五戰而造其國都，係累其人民，鞭撻其冢墓，君居其君之寢，大夫處其大夫之室，棄約肆淫，恣行無忌，暴橫未有甚於此矣。方且揚揚然自以爲得志也，不思國內空虛，而於越之兵，擣其不備，入其巢穴，如造無人之境，無乃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乎？春秋書吳入郢而繼之以於越入吳，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吾意吳人爲是恐懼而警省也，豈意夫勝齊伐魯之後，復駕晉而爭伯，黃池有會，方將逞其梟雄，以長上國，不知勾踐之又躡其後也。死灰燃于會稽，而太子斃於姑蔑，所得幾何，不足以償所喪。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而又繼之以於越入吳，何其蒙患于前，而又不戒於後也。嗚呼，吳以力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吳以強陵晉，而越又以強陵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闔閭之時，猶曰不備不虞而已矣。若夫差何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是故觀入郢而會黃池，宜吳之盛也，而於越入吳，敗亦隨之，譬之蛇豕躑躅，卒以自償，不亦可哀也哉？雖然，吳不足論也，吾於

此而爲中國諸侯悲也。當入郢之時，特以晉不救蔡，而吳得假之以爲功。吳興而晉遂失伯，雋李一敗，北響之圖稍輟，而諸侯莫之省也。齊衛方助叛臣以撓晉，魯方有事于邾，而晉則惟納蒯賸伐鮮虞，是務也。而皆不以吳爲憂，遂使伐陳會魯，勢焰大熾，而齊晉大國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後吳越爭衡，而春秋終矣，其可歎也夫。

###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陳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禮以生事，而貽患于其國。春秋據事直書，而自見矣。夫失己失人，寇之招也。今公子結以國卿下媵陳人之婦，既失己矣。媵婦之後，遂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公侯豈大夫之敢敵乎？是以牲敵徒陳，而反以致三國之伐。然後生事病國之禍見矣。結可責也，而齊侯、宋公亦不得免焉。古者大夫之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詞，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可也。未聞專命而非禮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皆由己以致之。況於己爲大夫，固當使其君安富尊榮，而民無侵陵之患也。今一舉而害及其國，其罪豈不大哉？是故公子結者，魯之卿也。媵婦淺事，非大臣之當親，今乃縱其私情，去國踰境，以媵微者之婦，則以尊而臨卑，紊上下之分矣。彼齊侯者，太師之胤，尊爲東州之方伯，宋公者，先代之後，爵爲天子之上公，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今結也，因媵婦之行，遂及二君爲盟焉。夫盟者，有國之大事也，乃不稟命于君而專之，外有以卑抗尊之罪，而內有以臣專君之惡，一舉而二罪併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國殄民，果誰之所致乎？則結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婦淺事，不當書，而春秋特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陳人微者，既見其重，以失己矣，而繼之曰：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專詞，及者所欲。

又見其輕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師。而書曰伐。見三國之有詞于伐也。然則三國義乎。曰魯則失矣。三國亦豈義哉。夫以伯主之嚴。上公之重。誰得而犯之。曩爾大夫。而求盟。其從其否。誠在我耳。訓之以禮義。道之以名分。不與之盟可也。執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國之君。俛首與之共敵。既敵之後。而以兵刃臨之。夫抗尊求盟者。公子結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話言。虐無辜以黷威武。不義甚夫。吾嘗觀乎文公之經。有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卻大夫之請。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始。而悔之于終乎。然則結也不足責也。齊爲伯主。於是乎有慙德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園

君令不行于陪臣。而勞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夫佚游從欲。已非人君之當爲。而況作於患難之時乎。是故成魯邑也。而疆臣據焉。定公欲墮其城。而親帥師徒以圍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懼警省之時也。奈何告至之後。乃役民以築蛇淵之園。尙可謂知務乎。春秋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書築蛇淵園于十有三年之夏。則定公之失君道可知矣。嗚呼。魯自宣公受國于東門氏。而祿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逮于大夫。丘甲之作。費邑之城。三軍之作。中軍之舍。不絕于經。三家競爽。不弱一個焉。孰知陪臣之又專制其後哉。至于孔子攝相。然後費郈繼墮。公室可爲之兆。已見于此。使其終用聖人。魯可以爲政于天下矣。雖百成何能爲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墮。出于仲尼之化。而以爲己功也。於是親帥其師以圍成。而不知公斂處父之徒。無君之人也。於公何難哉。是以無成。是無孟氏之言。一動疆臣之心。而深溝高壘。堅守弗下。以封內之邑。而用師圍之。有如敵國。已見魯之失政矣。況以堂堂國君之尊。伐一

陪臣而不能勝。卷甲而歸。亦可危已。吾意定公因是而懼。改前轍以自新。委國聖人之不暇也。奈何怙不知畏。告至之後。反自肆于驕樂。當舉趾條桑之月。役農作之民。以築囿焉。夫築者。創始之詞。而囿者。育鳥獸之所也。當閑暇之時。且不可爲也。而況於蕭牆之寇未弭。此何時耶。而自放於盤樂怠傲。無乃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乎。置民人社稷于度外。而以奉己爲重。顛倒錯亂。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先書公囿成。而繼之以公至自囿成。危之之意已見。至明年之夏。而有築蛇淵囿之書。則定公之不足與有爲也明矣。卒之女樂至庭。而聖人以燔肉去。遂使一變至道之國。日淪于微弱。而大野之麟。卒虛其應。悲夫。吾嘗觀乎春秋書築臺及囿。凡六見。莊公一年而築三臺。當齊桓方伯四鄰和睦。國家無事。可以有爲而不爲也。故魯自是始弱。及莊公告終。而遂大亂。國幾亡。成公之時。內政歸于強臣。而外屢辱于大國。末年。晉悼復伯。稍獲見重。而遂築鹿囿。昭公游於季孫之術中。而築卽囿。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爲鑒。而又履其轍焉。嗚呼。無囿猶可。無民何爲。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是誰之咎哉。

### 取汝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爲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爲甚大。夫爲國而不知以義爲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魯之成公。恃晉之勢。一戰勝齊。以取汝陽之田。以亂而易亂也。其利國不亦微乎。遂使楚人以此藉口。而爲陽橋之役。公也。乃屈千乘之尊。會其大夫于蜀。致賂納質。以求免焉。則其辱國大矣。觀春秋書取汝陽田于前。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後。則魯之所獲。不如所喪。爲國而不以禮。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嘗謂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義。是故諸侯修睦以事天子。不敢失也。而後蠻夷順令以事中國。不敢違

也。今也友邦冢君不能和協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爲猾夏之階。不亦甚哉。觀成公之所以勝齊而辱於楚者。抑亦可以爲戒矣。且夫汶陽魯故田也。而見奪於強大之齊。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敢失墜。所當告于天王。以正疆界。不當擅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得之。則固有興滅繼絕之義。齊固不得而有。亦豈魯之所當有哉。今魯之戰齊也。以大夫之一怒。而介於大國。幸以獲勝。則藉郤克之言。以取汶陽。而不使一介告諸天子。是惟強力之恃。而於君臣之義蔑矣。雖取故邑。與奪人之有何異哉。而不知我以強力陵人。人亦以強力而陵我矣。未幾楚人遂有侵衛。侵我之師。以問伐齊之故。甥舅之國。翦爲仇讎。而使蠻夷得以爲詞。亦已儻矣。而又不能親賢修政。保固疆圉。乃以國君之尊。親會公子嬰。齊于蜀。而薦侑焉。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君。降班失列。以聽于夷狄之大夫。豈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禮爲國。以及此憂也。故曰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爲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爲甚大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固當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而下庇其民。使無辛苦墊隘之禍也。而乃不忍一朝之忿。殘民以逞其私。汶田之歸。揚揚然自以爲功。而辱逮君父。不顧也。方將立武宮以宣其侈。而不知他日韓穿一言。復束手以歸諸齊。而所得者爲虛文。不足以償所喪。然後知不以義爲利。而以利爲利。乃有國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譏取汶陽田之意遠矣。

#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後序

誠意伯劉公文集。固括一方文獻。實爲明百代文章勛業之宗。儒先理學之統也。刻自永樂初王太史景後。凡三易梓矣。歲久寢堙。論次或盪。海內學士大夫誦說。睹慕公者。每嗟咨焉。嘉靖己未。公鄉達斗山樊侍御。嘗刻於北畿巡院。東南脩辭士人。尠得觀覩。且經義刪遺。似非全集。隆慶壬申。春豫章虬峯謝公持斧按兩浙。丕崇正學。風厲人文。行部至栝。握劉公簡籍。惻然曰。集殘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道舍是何所法程哉。迺檄烈搜討遺文。重手校而錢焉。公諸遠爾。意甚渥也。刻成。授烈序。諸末簡。序曰。烈自撮髮讀書。卽跂嚮公勛業文章。爲古今殊絕人物。恨不一至其地。爲之藻蕝。奮感依馮。茲猥以譾薄。承乏公郡。獲瞻儀刑章典。復辱掛名文字中。以自託於尙友。豈非疇昔之願哉。夫天將開一代文明之治。則必篤生名世之臣。以應昌期。邁會風雲。翊主佐命。贊謨決策。撥亂攘夷。輔成皇王之化。未始不本之於道德文章。道德文章。精神心術之微也。古之君子。若伊尹於商。呂望於周。其阿衡鷹揚事業。已定於莘野渭濱之時。子房始遇沛公。運籌決策。以成帝業。亡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商。推孫曹。因蜀之資。以圖天下。終身不易其言。公天挺人豪。鍾稟特異。固伊呂之亞。子房孔明之儔也。生丁元季。阨塞抗憤。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撰著郁離。覆瓿諸篇章。言雖雄渾奧密。閎辨激壯。體裁殊而據忠闡性。則皆所以鋪擷其拯世救民之心。釀醞夫禮樂法制之教。出入造化。機變鬼神。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懿。及其明炳物先。克識眞主。起從而受心膂之寄。柄帷幄之籌。殄漢殲吳。驅夷奠夏。指授諸虓虎熊貔柱石之臣。以成高皇帝大一統。

之業滌穢滄。復還三代之華。何其偉歟。嗟嗟。樹開國之助猷。昭傳世之文章。與古先豪傑兼休並顯於千百世之後。公蓋出有所爲而生。非無意者矣。豈章句之儒。虛誦讀守空文。罔效尺寸已哉。是固烈之依憑嚮慕之私也。謹序。

隆慶六年秋七月朔後學建安陳烈頓首書。

